

楚 洪 惹

惹 洪 楚



行印局書新北海上

愛

網

陸

澣

著

晚秋金色的朝陽，絲絲的愉快地射在病體初癒的黎晴底枕上，把黎晴驚醒了來，自枕下抽出一封信。

「唉，怎麼我昨晚忘記交把他哩！」

她爬起來整了整散髮，立在鏡前望着自己底瘦脊，又吟味清癯的臉上那種不可描摹的神清入化的美麗……待正拿了信要去告訴她底愛人，她愛人敲着她底房門走進來了。

「這裏一封信不知道是誰寫給你的。」

「哦，我看。」

易巽照例是嬌愛活潑刺人心爽的表情，接着信站在黎晴底書桌前

拆開來看。看完後，顯出異樣愉快的感情。

——你猜是誰寫的！」

——不是那個問你的戲曲的小孩子寫的嗎？」

——不，是舒琪寫的喲。」

她從他臉上讀出了『愛侶』重逢的快樂有不可思議的；自己也回憶往日和舒琪的交情雖然說不起『愛侶』二字，總算最珍貴，純潔的愛友了。她驚喜驚嘆地描畫着舒琪與她們的今昔。

談了些關於舒琪的話，都覺得舒琪之來，是夢想不到的快樂，在他倆的談與中間，如吹入了春天的花香暖氣般，他們非常高興，希望快看到舒琪。……但黎晴是病後還不能走路，易巽雖想在家陪伴病癒尋將遠別的黎晴，一面他有今天非去找舒琪不可的心。

不知怎樣，突然暗雲罩住了黎晴底心頭，她底心怦怦悸悸地失了

平和，對易巽表出酸心的笑，在黎晴是預感着黑暗的影，又投照了她倆的愛上。以前東京的悲劇，搬到上海重將開演了。她默默不樂的心境，又不好對她愛的巽說。



易巽熱心找舒琪好幾次了，並在那裏看見了他底妹妹舒粲。聽巽的口調，他和舒琪怎麼也不能恢復以前那種友愛的甜蜜了，也感不到以前那種愛融融的情緒，浪漫，瘋狂，往日兩個同性的接吻，擁抱那種心境，不知飛那裏去了。這話，易巽對黎晴說了好幾次。

黎晴問他：

——是不是爲着我的緣故？」他說：

——不是。是因爲我和他的路走得太不相同了，思想，感情，都因爲所走的路不同就相差得太遠了。

——那末，要你們恢復以前的感情不很容易嗎？或是你去做官，或是他走上新興文學的路。

黎晴明微有力地回答了。

舒易的交情一天比一天親密了起來，往往來來天天跑不厭的。黎晴對着空着無人的易巽底書桌常嘆道：

『到底是『愛侶』『愛侶』啊！可憐的書桌奈他何！』

黎晴對於易巽他們這種交遊的態度，沒有絲毫不滿，雖然易巽在那裏會見了他底初戀再戀的戀人舒粲，她也不疑心了，因為易巽對她說了：

——我再也不會愛舒粲了！

——爲甚麼？

——她變成了一個官癡狂，簡直俗不堪耐了。」

二

一方，黎晴因爲答認了×校的聘書，不得不到校上課去。雖然秋間她在病中，曾辭職過，可是學生方面很歡迎她不容她辭。

頂使她想固辭而下不得決心的是阮女士和盧先生對她太熱心了，她們頻頻到黎晴底病榻前來勸她不要辭職，且說：在病中的一兩個月可由校中請人代課……黎晴非常感動阮女士他們這種熱心，也就感情的答認了。

她請假已經一個月了，在預備搬進學校去。

——巽！我們底交情，就這樣告一個段落吧，你好好地養病！等你的病好了……」

在搬進學校的前夜，黎晴依着易巽底肩膀，柔和而哀調的說了。

——兩年後等我的病好了，我和你開始痛痛快快地享受『人生的快樂』啊……晴！」

易巽緊摟黎晴於懷中，反過頭來一個誠意的熱吻。

——哦！兩年後……不知道你是誰底寶貝呀。」

黎晴以隱痛的眼色隱痛的低調說來。

——哎！你還不相信我嗎？……我永遠只愛你了喲！」

易巽底言下顯出悲憤的調子。

——但你是一種甚麼性格！……你還要在這隔離的兩年中，想一個人到北京去住，到東京去住，在這長久的分別中，若是有甚麼女子來愛你，誰能保證你不變愛呢！」

——你真蠢呀！我一切都是爲着愛你哪。」

他又一個甜密的接吻。並顯出光輝的眼眸，努力表示他底意識。

——睛！你信我如鐵石的堅強在愛着你！世上還有那個女子底眼睛，能像你那光輝的明眸不帶媚？世上還有那個女子底嘴唇，能像你那純紅而美麗不施脂？又有那個女子底心，能比你那光明如太陽玲瓏如水晶的？」

我是怎樣地在愛你要愛你啊！」
但一想到我要決心去休養我底身體，我就不得不絕對地離開你，一個人去清清靜靜地休養兩年來。你想我在這時候，還會去找甚麼鳥女子嗎？」

他用急彈的響調說了末句，停一會，低沉的聲音又說：

——我是那樣愛你的，但一想起我們這兩年來，我給了你些甚麼？給了你些甚麼呢？……我沒有給你一天一時一刻一分鐘的快

樂。我只給了你不少的痛苦，給了你有說不出的痛苦，這都是由我這孱弱病毒的身體使你痛苦的。又我們平目的不安，憂鬱，吵嘴，也都是爲着我病毒的原因。所以我要決心休養我底身體。」

——這些我都明白，我只不願意你離開我太遠了。」

對於黎晴這個懇求經了一番討論，易巽的態度總是強硬不倔的，他底意思是——在休養中，絕對不要親近女子，他怕黎晴來會他使他麻煩。黎晴雖真實地體貼他底意思，但多感多情的她，總覺得截然地斷絕往來，有生離死別的難受；再想到他那薄弱的意志與放蕩的癖性，在她還想愛他以上，她不得不少爲監督他一下；又想到暫時分別休養他底身體這層，原是黎晴自己向他提議的，起初他還不願意，經了幾次誠懇的解說與痛哭流涕的磋商後，他纔意識地明白有暫別的必

要。現在他想斷然和她分別兩年了，他又固執地不肯聽取她的懇求，使黎晴感到了悲憤，她也決心不把這懇求讓步了。

因這三點，黎晴對他一陣柔和的溫語，一陣燃燒的情熱向他灌注，也有精細的不可思議的態度，她這些，都是確實地深深地愛着他的態度。然而談鋒越馳向歧途，她焦燥而失神了。又是經了一次痛切的悲哭，他底頭才埋在她底胸懷，答認了不離開她很遠，就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的地方住。

他們和解了，說定了歡歡樂樂的分別兩年而可以隨時見面。



陰晴的十月廿二號，她拖着病體搬了些東西往學校去住了。因為行李的重量過多，今天是買的二等車票。在飛駛的火車中，她咳和喘的聲音響應着車輪的喀喀。她推開車窗眺望平曠的田野，殘生的草木

和農作物，還掙扎着無抵抗的青綠：這青綠開了她被都市底塵煙閉慣了的眼界；這青綠刺中了她絕緣的人生深掩着的幸福，悲哀；這青綠若誘惑了她底靈肉浮沉暴風雨的狂濤苦海。她淋淋的眼淚不知不覺地灑來，灑出深沉的深沉的一點純而美的愛。雖她想努力把這受傷的將永遠受傷的情事秘密地埋在心懷，而絕望的驚心不自主地讓熱淚滾滾出來。

坐在她旁邊的易巽斐然，不甚覺察她底悲痛。她凝神地看了看易巽安靜散漫的臉色，並領受了他唇眼漂出的愛嬌，接着她便是碎心的喂嘆：

「這一別還有復活的一天嗎？……他底身體有徹底的治好一天無？……假若結果背了我們的希望，孤零的身世，不已經是佈在目下的前方？還是他底病不好，我還是永遠悲戀的忍痛的和

他共一條毒蛇纏死去？……

就是他底病會全好，等到他病好的那時，不知他又愛上了幾個女子底媚眼，吃了巧笑的嘴上多少胭脂？……

啊！希望之前恐怖如山障黑雲襲！清深的戀火日長長夜長長年月長長又長長與虛渺鬥與滄茫敵！……等到我要全得着他的戀時，我要流盡最後的血液！……」

她這樣嘆着煩悶達到頂點，夢一樣地火車駛到了學校前，她望着巍峨的聳在青翠的风景前的學校又與嘆：

『那是我底尼姑庵，我底修道院！』

易巽和斐然送她到學校替她弄好了行李，電燈亮時分別了。

一方，舒綦因和她底丈夫失了愛歡，所以生來只知道快樂如花蝴蝶的蹁躚的她，也被悲哀的毒針蛀入了心腸，她不但談笑中失了快樂的風調，兩條眉毛鎖住如被風雨打傷的戰慄的彩蛾般。

她臉上描着了悲愁的傷痕一縐縐，她圓大的眼中也常閃出悲痛，她高美的鼻梁在靜肅中表出的不知是悲哀還是兇？她兩頰也不像往日的胭脂染得紅。

但是，她那『生的火焰』比往日還炎烈；她那『活動性』有使因結婚而安心墜志的女子顫心震魄。

她丟下了她底嬰兒保護葱嫩的乳頭不給嬰兒含吻，保護她葱嫩的乳頭獻給再來的愛，獻給她自己底生命。

她遠離了家鄉，交遍了名人在政界找工作，在她前進的路上，也有悲愁也夢想未來的幸福快樂。

快樂的源泉竟給她尋着了，她到上海會過易巽兩三次，心上的狂熱與魔念焦灼着。

當她在H市聽得她底舊戀人易巽和黎晴交好，她火熄冷灰的古情，一如怒濤狂捲，要崩毀她意想中底他人底鴛鴦巢。

她這濛濛的思念，有怎樣的歷史在其前面？

當她在上海旅居深夜獨眠時，影片般一幅幅在她底腦中演歷史——
『原來我怎麼愛模竺棄了他呢？……』

啊！這個……在當時……自然是我以為模竺可愛的點多些，一面，也是模竺對我的愛體貼入微些，……此外還有機會給我和模竺親密……還有模竺給我精神物質兩方面的愉快……還有還有我和模竺比較地心投意合……還有還有模竺是比誰都努力的青年，比誰都刻苦的勇者。

說努力：易巽是比不得模竺的；說身體：易巽是隻瘦削的鷺鷥，只有青的筋伏在柔弱的皮裏。雖他輕飄似飛燕，然於實際何益呢？模竺有桃紅的水色豐富的肉體，有強的筋絡有健康的美麗。……

但是易巽愛我的心：有如炎夏的太陽強烈，有如爛醉春庭的瘋子，他的戀歌，綺語，都像付在愛神底金箭，突迫我來刺刺的。……啊！我當不住他深情的突入！我看不得他失意的憂慮！

在當時……當時呀！我以為我是天上差來使他們兩個煩惱的惡魔，我恨不得……恨不得他們兩個呀，變成我底一個！……有一天，那是我心亂如麻，將要發狂的一天，恰好黎晴來了，她在海外算是我唯一親愛的姐姐，我唯一敬佩的女友一人。我

把我底苦痛告訴了她一半，並請她告訴我我到底是愛那一個好……

她答的話我記得——她以愛文學的眼光，感情的教我愛易巽。並且對於易巽讚揚了不少的美辭……

後來我悔不該把易巽的信給她看，使她中了文學的感情魔……是，易巽的信本來玲瓏似真珠的，他把我當作天國底花園裏底女神……他愛我很特別。

爲他這些愛我的很特別，我一時真想丟了模竺去愛易巽，黎晴更贊成我這意思。她還願意代我寫情書……

不過我想黎晴也太糊塗，她並沒有看過我底兩個愛人，怎麼能夠替我決定去愛那一個呢?!……她單看他們兩個人底相片和情書，就能荒唐幫我選擇嗎?!……

但是她很爲我熱心，她替我計劃寫情書的事，自吃過晚飯到天亮坐了整個凜寒的冬夜。

啊……！我現在……現在能把那些事反過來……反……反過來……對……對易巽說嗎……

後來我和縹竺同棲了，隔了半年，易巽去愛她了……易巽愛她？她配易巽愛嗎……

隨後易巽又入了我底手了，他是我底掌上珠了。我不讓他愛她！……易巽永遠是我底第二戀人！！

五年後……易巽畢竟是她底嗎？易巽畢竟是她底了！……唉！易巽再不能是我底易巽嗎……易巽真不愛我了嗎……我不信，我要易巽回來他就會回來的。

天……！我底易巽不能讓她愛的！！我要從她手上奪回我底易

巽！！她不是配愛易巽的貨！我要奪回易巽歸我！……

——我須要他，現在我要愛他！……」

歷史映演她底腦中自昔至今，她滾熱的血液激成了異常的興奮。明月照射她底頭吻她不眠的豐頰，悲哀湊着忿怒催促她烈性的發狂。她披了美麗的寢衣，跳下床跑出房外狂叫，她狂叫的聲音，真若有很淒慘的心事。

一家人被她驚醒了一半，她哥哥以為她在何處喪失了魂膽。他張着睡眼望着她，自己發怔，只聽得她狂叫着『易樣！易樣！我就要會易樣去喇！』的聲聲。

——不要是這樣發瘋吧！半夜深更你還能去找他？」

舒琪冷肅的裝成哥哥的架子沒有好顏色對她說了。

——我要去會他！」

她霹靂的一聲回答。

—— 將要三點鐘了，你知道麼？」

這聲音比較柔和。

—— 我要去會他！！」

舒琪看得她這暴怒橫溢的樣子，又不高興她在親戚家裏這樣胡鬧，更不滿意她這樣故意擾亂愛友的平和，他把勸導的本心變了責備的聲調說：

—— 你這樣是不對的，你要擾亂別人的平和。」

—— 我不要吃你管，我要這樣做！」

她比她哥哥要兇十倍，梭出去開大門想跑出，口上不斷地哭叫着「我要去會易樣喇！」「我要去會易樣喇！」

經了她兄嫂及別人許多人的勸解，一陣刺人神經的波浪才消去。

四

以前她和易巽雖然會過了好幾次，易巽對她淡漠無心，昔日的情一經幻滅後，他似乎全平化了，任她有好熱的火焰也吹不起他冷幻了的狂波。

他並且不很願意見她，也不敢常去找舒琪了。這是他常對可憐的黎晴說的話，黎晴信他如信神似地。

但他底內心到底怎樣呢？

他底內心，啊！他底內心唯有造物主能夠明白！這是他傷黎晴底心而不能再得黎晴的伏線。

*

*

*

*

*

舒粲進攻的手腕伸出混沌的迷羊前了。

易巽出入舒琪底親戚家也像蜜蜂出入糖泉的花蕊間了。

——你吃煙吧？——

她嬌笑表出媚態的親切遞給他一枝香煙，再纖纖細細的手法含笑含媚地替他點燃了火。

『這是多末地溫情柔和！』易巽默默地吸着煙夢一般地醉腥腥迷入了這種快樂裏。

——這是頂好的熱茶，你喝吧？——

她嬌滴滴送一盃茶到他唇旁看見他喝了一口，速引回茶盃對自己底脂唇上送進。送往送來嬌妍百媚，旁人無復存在她倆底眼角上。她也拿起一枝煙來吸。

——你現在吸煙了嗎？——

——是啊，吸煙是最有意思的。

她把脚撩起來，半閉着眼睛迷醉醉的儘吸，口口吐出的白霧，替她倆造出特有的天地，給他倆醉迷迷。

——也有最討厭吸煙的女子哩。」

她察知他這話是說黎晴的，聰敏的躍起來。

——我吸煙你會討厭麼？」

她用脆脆的柔音，碎人心魂的情態對他注灌。

——不會。」

——那末……」

她以妙絕的舉動，摘下自己嘴上吸了一半的烟，插在男性底口

中。

易巽瞬間的快樂後，顯出憂愁的形容。他裝出無關心的樣子，在

想着怪愛他的純真的黎晴——『我要對不住晴！』

『不對了！悲劇將要排演出來。』

坐在爐前烤火的舒琪底愛人浩真，抱着她底小寶貝望望周遭的樣子在默想。

——我們在這裏坐真悶得很，到外面去頑頑好吧？——

舒繁看着易巽蒼白的臉色，以誘惑的口調又做出甜笑甜笑走近他面前。他也被這甜笑蘇甦了如冰冷似睡覺的意態，心上充滿了一道歡悅，樂意的甘願聽她的驅使。

——好，好。——

他說這話的聲音，好像不是他現在的人了，他這歡樂的情緒，消失了在他四五年前。

——到那裏去呢？——

——隨便你。」

兩大汽車的男女，一同在上海戲院門口下來。舒粲因為要在×省教育廳謀位置，不能忘記替她出力的L先生，所以她在衆人前，在表面上，對L的慇懃無微不至，她底親戚朋友甚至兄嫂愛人，都以為她今天的特別高興，活潑，嬌妍，都是爲着款待L。

她招呼L坐定了最優的位置，眼煌煌心不安地不知道自己要坐在何處，L和兩位少女一位夫人，都拖住她就坐，她終於擠開一人一人擠出一行一行尋着了無空位的椅子……她呆立住了。

易巽旁邊的青年沒有法子，只得讓位給她。

她多肉的手放在他掌心中了；她揭開外套，自己底腿和他腿上接觸電流；她慢慢伸出頭貼在他底胸脯，慢慢和他頭並頭。……

手執手，頭並頭，他很感覺一種渺茫不可言喻的愉快。

「她愛我麼？她在嘲弄我麼？……她來擾我心中的平和麼？」
他想着，頭愈貼向她底豐頰去，有如久餓的虎狼，垂涎着垂涎着她底肉。他這時新的歡樂，掃盡了他一切的過去的歡樂。

「我每回看到她總覺得歡喜，她是我歡喜的地上之樂園啊！」
他倆昏昏的彼此靠着如患了癡人病，一瞬的醉後他又感覺得很苦悶。

在另一個機會，易巽把舒粲對他的這些誘惑告訴舒琪了，舒琪非常忿恨他妹妹的態度不對，而易巽的對不對，他卻沒有心去發現他愛侶的錯誤。這固是易巽說話中太聰明了，也是舒琪對易巽太愛，太癡心。



舒琪底性格純和又是美男子的原故，很得了浩真的深愛。男性偏

強的浩真，甚麼時候都當他是以自己底心血培養出來的宇宙底奇花相待。

他一年一度的生日，她總像信徒祝賀耶穌聖誕那末記着替他做生。

——二哥呀，我今天又替你做生吧？

——不要做，在這裏不方便。

——不要緊的，橫直爹爹很喜歡你。

午飯後，舒琪依浩真底意思來邀易巽去吃生日的喜餐，舒粲定要跟她哥哥來，舒琪阻撓她不願意帶她來。自己先走了，聰穎的舒粲迫急計生。

——請等我一下吧哥哥！我要找汪先生介紹我到公安局找事體，我不知道路，請你帶我去！

停一會，豔麗的化粧出來了。

他們先到滬北汪家，舒燊對汪先生說明了是由日軍閥介紹她去見公安局長，請汪先生帶她去……談話正濃時……

舒琪起身訪易巽去了。

舒琪和易巽很愉快的談了半點鐘，易巽底房間，突然滲透了粉香脂豔的空氣。但易巽不特沒有被這種豔福感動，並且直覺着舒燊今天跑來的情形，帶着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

『哼！這些東西擺在你底床頭書案，好不刺我底眼！』

她一瞥見黎晴底相片，心頭便點起了火來，再看到壁上易巽和黎晴底小小的合照，更恨透了心肝。她煩怨的火又不敢怎樣洩露，只裝出軟笑的樣子斜倚窗前望天。

易巽凝靜凝靜的從她高美的鼻子看出了她底兇相，從下往上看她

全身的輪廓，姿態，也不是他底黎晴的比敵，不過她比較年輕還有她底豐頰。

『啊，她底豐頰！她底豐頰！！』

一切一切，肉的美都能使他的不滿解決。他底兩眼，又跳活着他昔日的小仙姑了。豐頰的迷人——肉的陶醉，愛的結晶！

房中只剩他和她兩個，他倆的談話越濃洽了。久過着孤獨生活的他們兩個，與其說是心底熱愛高漲着狂流，不如說是肉底烈火衝鋒交頭。尤其是她，她有那末強壯的身體，慾的脂在她底皮下橫溢。然而她總算是少經驗人生的守禮者，這房間也不像是他們底洞天福地。她橫溢的血又冷下了來。

但要衝出的感情不是那末容易壓抑的，她底唇舌不知不覺地反出了毒液：

……

我本來老把尊敬姐姐的心尊敬她，所以我甚麼話都信她的。」

——唔，她總不會教你壞吧。」

——不過像前面說的那些罷了。」

——真是她教你愛模竺不愛我嗎？」

——是的，她常常要說你的壞話。」

她這強銳的憤慨的語調，以為很能感動他的信心。不知良心本來很「善」的他，還沒有糊塗到這個地步。他從這點發現她的不正了，對她生出了厭惡，往下便只以調情的態度和她敷衍。

——啊！她常常要說我的壞話嗎？」

——是喲，她說你×××××說你×××××；她總勸我不要

愛你。又說模竺是怎樣好怎樣好，總勸我去愛他。所以我畢竟是受了她底影響呢。」

——她爲甚麼是那樣勸你呢？

——那曉得她！……」

她撒嬌地自以爲得意，巧移動臉的面面給他看個滿足，執着他底

手又說：

——她底心未必你還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她不滿他這樣冷靜對答，充滿着惡魔的心理，更狠毒毒的一句：

——要不然的話，她怎麼能愛着你？」

——她愛我？那是因爲我愛她。」

易巽這話很使她阻喪，她啞然抬不起頭來沉默了一會。

——假若你是愛我了，她還能夠愛到你麼？」

——啊，是這樣麼！！」

她不懂易巽這聲驚嘆是含着甚麼意義，且喜慶自己進攻的毒計成功了，橫大的嘴邊，露出無限的微笑。

舒琪從外面跑進來，她和他離開些站遠去。

五

三人同去舒琪底親戚家，在路上易巽悶氣着想：

「她怎麼對我那樣來譏諷黎晴呢？晴絕不會說我的壞話，這點我

很明白。……

她說她和模竺結合全是受了晴底影響，這點虧她說得出口呀！

她我和模竺底 Romance 鬧完結了，我還不認識黎晴，黎晴也不認識模竺。她要拋棄我去和模竺同棲，那是爲了甚麼我都明白，這怎麼能夠怪得晴呢！」

說第二次我同她的『復活』麼？

我同她的復活那只有我對黎晴不住，因爲我完全不顧黎晴底苦痛，那怕黎晴在那裏痛絕悲死去我都不管，我只一任我瘋狂迷了的心再去親她愛她，聽她從黎晴那裏把我再拿跑了。」

當時黎晴是怎樣地紅火熱流悲狂苦惱？是怎樣勇敢的自己擔負自己底苦難啊？……黎晴對我的愛是踏着危火開着血路的，黎晴那種可憐的失敗不去同情她反去誣毀她麼？」

……哦，女子！惡魔蛀蝕你靈府的女子呀！你爲何不愛我雪夜哭倒你窗下時？當時你高樓甜睡忍聽我在雪中哭死！你爲何不

愛我狂火熱戀想埋葬你底心田時？那時你要愛慕他人的慇懃，肉體美，物質。哦，女子！」

啊，她想用黑暗的計策來毀我和黎晴的愛！她想我會相信她底——『黎晴勸她愛模竺，其用心是在留下我給黎晴自己去愛』麼？她發夢！

我明白她的用心了！她的進攻太可怕了！」

他在想着這些的時候，一看都不要看她，並且決心不要再愛她了，任她有如何進攻的方法。

無奈嬌媚的女色易巽沒有拒絕的能力，她對他笑幾笑，肩膀上挨挨，手上摸摸，他立刻又失了主宰，清白的頭腦思維，經不住她底熱一接觸就飛跑了。在電車中她灌給了他不少的柔情後，他又感到一種渺茫不可思議的愉快。這愉快又淹滅了他和黎晴一切的和樂，他混沌

的腦中又想着——

『我每回看到她總覺得歡喜，但反對地很苦悶……』

黎晴呀，你爲甚麼不能給我歡悅而只會使我憂愁悶氣呢？是因爲你病麼？是因爲我病我弱麼？是，病和弱的原因，使我們每要對面愁悶的。』

他越想越清醒起來，也是爲着舒琪突坐在他和她的中間，使他倆隔離了的原故，他還是在繼續着想——

『我怕悲劇將要演起來了，如我任意做去，不顧一切。』

當我看到她好的方面，我不能不愛她；當我瞧着她壞的方面，我不能不厭棄她。

女子無論那一個都有着兩面的性格，你們女子喲！願永遠給我瞧到光明的一面吧！不然，便讓我蠢得看不出黑暗的一方面

吧！」

✽

✽

✽

✽

✽

追逐歡樂的她和他，一桌酒席成了她倆的浪漫場面。

席上除了舒琪一對，還有浩真底父親，和一些少女青年，她父親現在雖是一位退隱者，但他是活動了半世過來的英雄，當他少壯時，也會做詩寫文，辛亥革命後以軍閥支配中華的天下，他便以武功出名。

他對舒琪和易巽這班文雛是很看得起的，所以他很高興地飲酒也來，吟詩也來，談羅漫史也來，只有唱外國歌他不能參與，他卻很喜歡聽浩真舒琪嘉蘭和舒粲她們男聲女聲合唱的歌，他不拘束誰的浪漫。

席上舒粲千嬌萬態，一陣狂飲一陣歌聲，百般痴態向易巽獻温

存：依偎繾綣，濃情欲滴玉體軟；帶醉意求熱吻，春情與愁緒混出嬌
嗔；熱火如荼渤發又嗔住，愛慾交攻狂態奇出；歡喚聲聲淚自流，憑
你鐵石心腸亦化繞指之柔。

痴情的易巽如踏進了迷宮，殿堂，沉潛的古愛突而怒發奔狂。她
恨不得找出他底心來放在掌上，他也願一逝不反地躲在她柔軟的肉底
中央。

這樣地醉人心魂！酒酣後難遣的濃興!!!難遣的濃興!!!
乘着這濃興如雙燕醉春地飛去了。

六

學校的離室最後一間，死寂死寂的房間如像病人臨終的病室，北

風比吹送雪花還要冷寒的北窗下，黎晴病苦倒臥在雪白的冷床中。

若用太空的巨眼來觀看，一個在呻吟着喊她底『巽！巽！……巽呀……！』一個在甜吻着呼他底『粲チヤン！粲チヤン！』（他對她的愛稱。）

夜的黑暗葬着她的悲哀與他的歡愛。

——巽！巽呀……！……我底巽呀……！——

黎晴總是咽着喉嚨喊得淒慘，想着她絕緣的人生想着她病苦的可憐胸中如裂如碎。

舒粲俯伏巽底胸前，夜的街市化了他倆底春之花園，他倆互相抱着密語，樂意忘懷地自由大步街衢。

——你將把我怎麼辦呢？——

舒粲故作嬌痴的想解決他和黎晴的姻緣。

——我愛你啊！」

——你愛我！卻不敢實現你的愛！！」

她怒氣沖沖的走開。

——這不是實現麼？我的愛！」

他追上她在人家通行的大道上，毫無忌憚地擁抱她接吻。

——這是實現麼？！……這有甚麼真實？這有甚麼痛快？」

——那末，你要我怎麼樣？」

他陡然興起了惡的空想，想一任狂性奔馳去陶醉去，陶醉到深淵去，看看她化裝的光澤，摸着她隆聳的雙乳，風流，肉感，醉狂，浪漫！他想——一心對這兒攢去！『我對這兒攢去啊！！肉！美的追求！！』

她默着，夜的神祕越使她輝煌着肉的火，一步一步地前行，一步一步地衝動，澎澎……

——請你帶我到甚麼地方去吧！！

她對他身上一倒，黑暗作合他倆的歡情。

沉默。

——你想到那裏去呢？

——隨便你帶我到那裏去。

她要即刻得到他底全身，只要他肯授與。

——真的麼？

他也體熱魂馳地，想緊抱她在紅紗帳裏沉醉。

——唉！我不得了……帶我到那裏去吧……！

她嬌啼着咬住他肉感的頸，嬌聲的長啼復短啼：

——我……我不得了……！請你隨便帶我到那裏去……！！

——哦……！

.....



智慧，理性，一湧上她底心頭，黎晴病熱的悲楚便降下了來，雖肉體的痛苦總是難受，心上底愁雲掃盡無餘一片，她一個人孤孤的安靜地睡在枕上扭燃電燈，良心的自問自答在商量：

「我現在對他這冷靜的態度，是冷淡了他麼？」

斷然不是！我愛他，我不得不依約讓他休養。」

怎麼他怪我是冷淡了他呢？怎麼他說他要求溫暖的春天呢？」

啊！這個年齡，誰不要求溫暖的春天呢？！

他只知道他有他病的狂的的春天，而不顧我有自然的順序正強盛的春天……」

若依我自然的順序正強盛的春天，不顧我愛他的話……

若依他資產階級十足的性格，不顧我的環境，悲痛，煩惱的
話……

若照他愛我無溫柔，愛撫，無纏綿繾綣的話……

若照他對我缺少理解，常以低級的疑心來誤解我的話……

啊，一切實際的隱憂我私私地擔當，擔當。

我愛他愛他的心無量！無量！無量!!!

我身中着愛之流彈披着血染污痕的武裝！

只是他在病的休養中，怎能責我沒有春天？

他要決然暫別，怎能怪我冷淡？

她想她以天真的純心對他，常常不能得到同樣的響應，她自然地
苦惱，愁悶，氣燥，也不能得他的諒解……

又想到他和她每有一夕之歡後，他馬上就尋香逐艷地飛也去了：這些，她平靜的心又片碎了。

淚聲交響着朔風，和諧於她的寂房中。

這時她愈是想以「美的夢」來自慰，愈是徹骨的刺激，震顫着身體涕淚長垂。

她撲在床緣揩涕，想不出易巽最近對她的奇離。她躍起來想去會易巽看他到底是甚麼光景，但她是受了病的監視的，是吹不得風，受不得冷，走不得路的人。

『讓牠力盡途窮徒自苦麼？不！』

她決心想找點東西吃，借點車錢去看看她底愛人。

可是蕭條的房中，找不到甚麼食物；外面的飯店，又說已經封了火爐。

九點五十六分鐘的車又將發行了，不吃東西也趕不上火車。她愁坐桌前，聽寒餓憂愁熬煎。

悶餘中她又發作了憤恨的火焰，她咬緊牙關在恨——一切都是爲着『金錢』『金錢！』

禮拜三沒有去看病是爲着錢的緣故，但禮拜五她是一定要去看病的。黎晴從早就向會計處支薪，到晚還沒有回答，使她今天又不能去看病。她爲病苦痛了幾天又焦灼了一天，若是她今天到上海看病去；她定能找到她底愛人看看，今天又畢竟不能看到他！你萬惡的『金錢』呀，我今天又不能看到他！！

她越急越頭痛了，波打的血液激逆心房一潮一潮……她搖着頭沉悶下去，淒燈照着她的孤寂。

七

女的默着，男的攬住她。

「難逢的機會，機會的難逢呀！登峯造極的一點，你這一點竟不允許我嗎?!」

她擺出十足舒綽式的驕慢，嫌厭的樣子把易巽撒開。茶房在暖溫溫的茶室外伸頭窺了窺又走開了。

——你到底要我怎麼樣呢？」

易巽失措的樣子呆望着她在她美麗的衣上拍拍。

……

她挺出肥胖的胸乳，半噉半兇的無語。

——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他簡直呆痴了像個冰柱。

——你把我帶到珈琲店裏來能夠怎麼樣！？」

她蹬着足，肉火放出紅的光。

——我不曉得要把你帶到那樣去。」

——或者……」

——或者？」

——或者帶我到你家裏去。」

她想着他寬大的軟床很能過今夜的幸福，明媚的秋波對他放送，

軟軟的軟軟的體軀又躺在他底懷中……

無言的易巽這時突然顯出了煩悶，他想了他底房中是演過了悲劇的人生。依他的環境，依他底本心，他都不能帶她去的。

——快帶我到你家裏去吧！——

——好！……我帶你到黃浦江灘去如何？

他說着，望着熊熊的爐火。

男的熱度急轉了悲調，女的熱度更激成高潮。她感到一放鬆他便會對虛空墮落，而情敵的黎晴永遠沒有擊斃的一天；並忿恨他何以我一提到他底家，他便要我和他到黃浦灘？……她轉計了——她曉得了要拿着他的第一着首先要取得他對她的信心。

她決計做出使他相信的手段來——

——到黃浦江去自殺嗎？——

——是，你有勇氣不？——

——我有勇氣！去吧！！

她努力拖他走。但與他爲着和她丈夫失歡了去自殺不同調。

——真的，我早就想和你一同自殺，只怕你不願意。

她更強烈地向他表示決心的樣子，強烈的誘惑。

——我願意，我爲什麼不願意哩！和榮妹自殺還不願意麼？」

他似真似調戲的態度，同時黎晴的影相顯出了他心目中。

——那末，就去！」

她投下酒盃，敏速地拖他跑。桌上狼籍的樣子，像是替他倆演最後的一幕。

——模竺呢？你和我這樣死了，不可憐他麼？」

——咄！這話是替你自己說的哪！」

她妬火攻來越暴得兇，一想着黎晴的樣子令她眼紅耳熱。

——真的，你死了模竺將怎麼樣？」

我管他！我並不愛他了。我今生今世再不會要他了喲！」

這調子很尖銳。她實在不愛她丈夫了，甜蜜的快樂已經過去。

——你到底有沒有決心和我同死？」

她反過來激情地又迫一句，表出迷人的風度，使易巽認她爲世上唯一愛他的女神，一同走到門口。

——有的。這樣子我們只有是自殺。」

他很沉着的氣分，認爲她真是很愛他。對着這樣愛着自己的女神，不得不虔敬地對她表一番敬意；也覺得不得不真心去愛她了；更覺得自己對她的調戲是不對了，他決心真心真意地去愛她了。

——那末，我們就去投黃浦江自殺。但你捨得……麼？

——好，要黎晴也一同來自殺。」

——咄！那我不來了！」

她一掌打開易巽，從門口回到原位上，搖着空瓶還想亂飲酒。

——我這末愛你，你要提起黎晴！！還要她也同去自殺!!!」
這話如吐出火來。

——我愛黎晴啊！」

他像隻軟弱無力的迷羊，徘徊歧路。

——你不愛我麼？」

——我愛黎晴，我終是最愛她的。我也愛你。

——你愛她甚麼？」

——她可愛，她是世界上最愛我的女子。」

——我呢？我不如她愛你嗎？」

——她是世界上最愛我的女子！我也最愛她。我也愛你。」

舒榮聽到他這話氣極了，一時想不出話來說。只向他轉着希望的眼睛，勾出他底心魂，嬌聲巧笑的說：

——世上誰肯和你同死的女子就是最愛你的，黎晴肯和你同死麼？

黎晴的壞處你一點也不知道麼？……」

她繼續這種嬌媚，易巽忘死地沉醉這種嬌媚，以爲她底話是絕對的理由，相信她是能爲他犧牲生命的烈女，感她愛她的心，不由不濃厚起來。平生她使他映心刻骨的愛，也莫過這一點。他對她發生了新戀。

『哦，女子！我看到你的光明處，不得不愛你！』

反之，他覺得黎晴這個執着『生』的女子，由這點看來，斷然不及舒燦那末愛他。到底還是舒燦最愛他。

他起了愛的懷疑，感到黎晴對他的愛根本就生了破壞，並且懷疑黎晴對他的愛是爲着『生』而愛，就是爲着自己的利益，幸福而愛他。舒燦對他的愛是一切一切都聽憑他，連身體生命都交給他，這是

最大的犧牲最高的愛。

『啊，這兩個女子！這兩個女子喲，我將徘徊那一邊？！』
他夢一樣地跪在舒燦面前了。

——我明白了你對我的愛，我從心很愛你了。』

舒燦很得意她底手段的高明，喜慶她的勝利，手段的勝利！

茶房又拿來了熱酒和茶，二人共一隻盃兒你一口我一口地又開始歡飲了。

『還是這樣幹自然喲，快樂喲！陶醉喲！神祕喲！還是還是我和她的愛真喲美喲！我決心跟她去吧！』

易巽的目前腦海，描寫他和舒燦的快樂無限，現在和未來，都是歡笑的世界，碧綠的地，琉璃的天！

鬢髮相交手與手執着，依偎着快樂無邊……

廣大的遊藝場中，婆婆的樹樹歡迎浪漫的暖風。市人村民都集萃了，遊藝演奏在夕陽的秋郊。

一排排的看客遠遠站着，近幕的紅男綠女席地坐。

黎晴今天來得晚一點，當她走到樹林和藝幕間，瞥見了易巽舒。易巽醉意濛濛，舒榮戴着花冠，他抱着她底腰，她親着他底臉，頭與頭並，手握得緊，二人都伸出腳坐在草地，說不出的濃情密意：黎晴驚極急暈了。

看客把他倆當作注意的焦點，凝視他們而他們無赧顏。

遊藝的音樂高漲，熱鬧，黎晴寂寥的心無邊的寂寥。既不能插進去打消他倆的愉快，也不能默視任悲哀急打胸懷。她像怒極的騷馬，蹬巡着藝場瘋來踢去，憂鬱的心不堪憂鬱！

憤麼？恨麼？燒麼？熱情的眼淚流着……

「如何如何他不告訴我？！他倆竟好到這個地步了麼？」

他說別我去休養他底身體，這樣，他是對他底身體進毒藥，他
侮蔑了我！」

她躑躅着思維，直到閉會。

五年前如燃的戀情從潛伏境裏一旦復活了，爆發了，她紅色的悲
戀使血液激成宏濤，劇悲劇痛劇淚淋漓淋漓地……

她找着他了。

——巽……！——

在鐵梯交錯的廣廊下，黎晴哀啼啼叫着。但他回頭一看，似駿
馬急馳去。她越焦越憤，不要命地追他。

——巽，你回來吧！——

他掩耳不要聽這要求的哀聲，像湖上的落馬逸逸竄去。

——巽呀！你回來給我吧！我以生命愛你。」

她邊哭着邊全身發抖，感到去了他如去了自己底生命，徹骨的悲傷有描不出的可憐。

他矯氣地站住了，對她以滿臉冷嚴。

——你這樣哭做甚麼？」

——我求你回來給我！」

她感到她這強調全是往昔的心緒，往昔的傑愛又再度在她底心中燃燒，有這燃燒她確實不能不找回他。

——我現在又愛她了，我覺得同她去比較和你愛要好些。」

他踢促不安地發出古董的聲音說了，頭都不點便走去。

「夠了！同她去比較和我愛要好些！！」

他這訣別的刺心語直刺落了黎晴底心臟，她流血鬼似地直跌到冷水湖底去了。

她醒了。

她醒了？這是真醒了麼？真醒了麼？

醒了，這是她一個傑構的夢。

八

她和他歡會的機會越密了，她常要他和她逃。

「親愛的粲妹：

我知道你孤寂地在國內是最難過的，但我又何嘗忍心離開你呢！我這樣離開你在海外一年多了，你知道我爲愛你想你眼淚

流了多少？

好，一切一切都是我錯，我對你認錯呀！但我愛你的赤心你該不以爲我錯了吧？我們一切的歡樂，甜蜜的過去都讓牠在樹上永青；未來的幸福快樂，讓我來在你面前實現我這一顆心！

粲妹，我底心愛！我立刻就回來，一有船就回到上海來，將我的成功，我的勇氣，我的愛，再度誠地獻給你！獻我心目中最愛慕的女神你！

這次我一回國，我打算租棟洋房子和你住，同住的生活，一切我都把牠弄成理想化，樂園化，使你有無邊的快樂，望你稍爲耐心等我！

∴∴∴（下略）

祝

安好，快樂！

你的模竺贈你一個熱的 Kiss

她拿着這封信在手上很恐懼，怕她丈夫從海外回來了，她還沒有和易巽逃跑。

『易巽真有心和我逃跑麼？我和他逃走了我和他能夠幸福麼？』
『不管，想長想短是蠢子的糊塗，聰明人走來走去總有活路。』
她堵塞了思慮，決心設法叫易巽同逃，再開始演有趣的喜劇。在她威勢煌煌的眼底，看到了黎晴的敗頹，悲痛，自殺……種種的影戲，這影戲確實使她興奮，有趣，有爽快的快感刺入她底骨肉。

舒琪也是剛讀完了模竺同日寄出的信，模竺在給舒琪的信中，與給舒燦的信純然兩個面目，他給舒燦的信，雖是柔和得再平靜也沒有，但他給舒琪的信，很露出無限的悲哀，愛妻的拋棄自己不顧，使他有不能言喻的悲傷。因這悲傷，他信中滿是淒慘的哀調，這哀調使

舒琪看了很不安。

純和的舒琪，很替這博識的勇將模竺同情，並憤恨他妹妹故意破壞易巽和黎晴的完美的愛，他從自己房中踱出，找他妹妹談話。

——模竺有信給你吧？」

——是。」

——他怎麼說？」

——任他怎麼說我也不管他了。

——……

——……

——你近來和易巽的態度太不對了！

——有甚麼不對！

——你知道他是很愛黎晴的，並且他說：「除了黎晴之外，此生也

不愛甚麼女子了。』他不愛你了，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的。』

——你知道又和易巽這樣玩起來？』

——這不是我的自由麼？』

——你這樣去迷他，要是他又愛起你來了呢？』

——那不更好嗎？』

——好！但你想沒有想到大悲劇臨來了呢？你這樣幹去，將來頭一個自殺的是黎晴，其次是模竺，易巽和你雖不自殺，你想你和他會長久幸福麼？』

——哈哈！那我可不能管呀！』

她插一枝香煙在嘴上，煙的火對照脂唇放紅光，大不悅的樣子，把頭一歪，冷悄悄地走開了。舒琪忿忿出不得氣，找着浩真談論他底

妹妹的心雄膽辣，他覺得他妹妹是最危險的婦人，是最可怕的女性。

他想：唯一救濟的方法，就是要易巽避開他底妹妹。



易巽本有離開上海到鄉下去住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一邊休養身體一邊省一點錢，預備兩年後到西洋去。

在十天前，他和舒琪到黎晴的學校去看黎晴時，他還和黎晴約好了，一有錢便邀她和舒琪同到S州去看房子，黎晴想到S州去看看或住在那裏，這是她老早就這樣想的。所以她歡歡喜喜答認了同去，只約他不要在星期三和星期五兩天，因為這兩天她有課。易巽都答認了她。但她對於易巽獨自住在S州去這點，多少起了恐怖的疑雲。

這疑雲是怕她在東京的古悲劇再要重演，因為舒燦底父母兄弟都住在S州，若是易巽一個人住到S州去，舒燦找他的機會更方便了。

所以當他問她：

——你贊不贊成我到S州去住？」

她因為當着舒琪面前不好說話，只說：

——贊成。但恐怕東京悲劇，又要重演起來。」

她說這話時一種淒惻的表情，想使他反省。

九

無論從那一點說，黎晴的教書總是自討吃虧的。她吃虧的點點不必去細說牠，這教書總是破壞了她藝術的生涯。

但她何以帶着險病到校來上課？這正是她有不能言說的苦在啊！總一句話她是想變換她的生活。她和巽重重逢兩年來有了一年的結

合，在重逢的時期，曾有過頂天的愉快，在結合的時日，她的煩悶，悲哀，苦痛，不知落到了甚麼湖底？她底精神與肉體都受了絕大的打擊。

但在兩個愛侶自然而然的結合後所生的一定難免的束縛，不自由，她認為這是自然，當然，並不以為難受。她難受的是例外，——是肉體與精神雙方面的例外啊！

從肉體一方面說；她有不能對人披瀝的苦況，受難……

從精神一方面說：她是一個要遠躍高飛的女性，而她的心性比璧玉還要純潔；她的態度，和女神相似尊嚴；但她的脾氣，又如火焰一樣燥烈。

因這些這些，她和易異的共同生活，常感到煩惱，不安。又因她本來多病與新的險病所苦，使她不能自由工作——尤其是她新得的險病，一病就四五個月在痛苦中，四五個月埋葬她工作的表現力，使她

最傷心的莫過這一點。

這表現力埋葬她胸府漸漸紛失，腐爛，她悲哀；這表現力埋葬她胸府與怨人恨己的惡念相結合，她憤怒；這表現力滅亡，消逝，消滅了她可把握的人生，她憂鬱；這表現力的『人生』『影像』失去，不能讓她表現出來去換飯吃，而她飢餓的肚子又要吃她愛人底力弄來的飯，這是她無可言喻的苦痛，悲哀。

吃她愛人的飯一天她苦痛一天，吃她愛人的飯一月她苦痛一月。在這苦痛中，她感到自己是他人飼養的畜類；在這苦中，她自然地減少愛歡。

她底所謂愛——對愛人的愛：第一就要自己的生活獨立，不要累及愛人一根毛；第二要忍苦耐勞，和男子一樣遠躍高飛，表現她底力，卻不因此而累及愛。和戀人的愛，還是要溫柔，和諧。

但是她這樣地病身，這樣地逆意，她精神上怎能不苦痛呢？！一苦痛便燥氣，一燥氣便生愛之障孽。

然而愛之障孽並不盡是產自於她，十之八是產生於易巽的病。現在易巽既定心去休養他的病，她更決心去休養她的病和心。

她想，在目前，務必使那苦悶的生活變為恬靜；在將來，身體健康了或許有建造快樂的生活的可能。這，就是她住校教書的苦心了。

她抱着這目的，想借學校做她的修道院，做她的療養所，做她無安心暖魄的暫時避難地。

是這樣，她以為可以解決愛的打擊，前途還有人生的希望；是這樣，她以為她愛人可以專心去養病，不必掛及她的經濟；是這樣，她緊躲

在修道院中，免得因意志薄弱再弄成歡會，而遺毒深不可耐。不過她自己要忍苦些，但怎樣地煩苦她都甘願受。

進校住下的當晚，她又咳又喘又吐，喉嚨哈啦哈啦的作怪聲，終夜沒有睡覺，這因為她在兩個月以前，住的貧民醫院，院中和肺病者作鄰床，晚秋的夜晚又涼，迫迫的吹着她，使她肺喉都受了傷，她多少有些肺病了的症狀。

她又是傷胃病的大病後還未全癒者，常有胃痛不消化的現象，常有腸痛不能步行的苦楚，而病枯了的身體四肢，又儼像一個幽靈，她的走路是慢慢地連馬蟻都不傷的輕慢了，與病前急馳高蹈簡直是兩樣了。她沒有一些兒力，簡直是還應該住在醫院裏給白衣醫生，看護女來照管招呼的病人。

從寄宿舍一登上教壇，她的氣息往下墜，一會都恢復不來，她點名的小聲學生聽不到，她講書要用力把喉嚨都喊破去，所以她一邊講一邊頭暈出汗水，接連講過兩小時後，她腰痛頭暈有莫名其妙的難

受。下課後總要倒在床上半天都爬不起來。

而她教的功課又極難預備，每教兩點鐘要預備兩三天。

這樣煩苦，她又不能好好地調理身體，既請不起醫生服藥，也吃不起滋養品，從街上包來的伙食菜壞飯又冷。逢菜壞透的那餐，她每頓只吃二三匙飯。

這貧薄的光景她每一拿起碗箸便要滴出淚來，然而無可奈何。因為她今年全在病中，沒有好一個半月，她預算要做的事都埋在心底，所以她窮得酸骨。

她沒有可以見人的暖身的衣，為教書置書籍，還借了別人百多塊錢……她只為着金錢痛苦，又無暇自己表現。無限的辛酸！！

總之，這一切的辛酸，由她的險病所致一半，由她旁的一切病所致也一半。總平均由愛易巽而來的有八層……

處慣了苦境以辛酸伴生命的她，勞慣了筋肉和刻苦度日的她，並不以這爲難堪難受，還可說她是融和的微笑的平靜靜地接受這種生活。

但她有一點煩悶，就是因忙於教書而阻礙了她本來的表現力。表現力被阻礙，這是她何時都引爲最不安的一件。

田陌的堤路，鄉村柳下泓水邊，常是她散步的足跡常使她留戀，常看農婦拍稻收豆，常和小兒嬉遊鬥雞犬，常幫農女摘花於田間，常和散工歸家的女工羣羣同道走談頑。

落地的穀子生出的幼秧滿田青青，很使她愉快，如枯寂中顯出了一道光明，她繞着青田踏來復去，迷着地上的喜樂，天上照映夕暮的憂雲。

她看溪上柳絮深垂處，青春的男女樂融融；她看豬羊的鄰小室，

大學生租住安貧窮。這是她散步歸途看到的景彩，啊，苦樂常是判然的存在人間！大學生享樂樂嬉嬉，大學生住猪檻隔壁！

她也常披着舊曼陀去看浩蕩的江海，胸際的積鬱，似魔影見光明地給浩氣掃開。她瞪視無邊的海天默默，有向夕霞吐紅火烈血的氣魄。靜流的波上，帝國主義者底輪船往來如織，使她感興的情懷，如逢霹靂在戰慄。我們的民族，要轉換被侵略，蠶蝕的宿命，不知在何時何日？或在還未誕生的未來之子身上？

她悠悠地遐思遐思，堤上迴走大風吹她底髮絲……

新的土地給她新的快樂，但她何時都不能忘記她底愛人，唯其是有了她底愛人，她乃有這綺綠織成的天地。

她的病漸漸好起來了，雖常有意外的發作。

十

不料在她借自然忘憂，借空氣療病的當兒，她愛人常常有信來責備她冷淡。

初，他責她冷淡的信中，還有些濃厚的愛情……自然的要求……但他這些信很使黎晴搖頭失望。

「他怎麼這樣意志薄弱，沒有自制力呢！」
他接了這些信後每禮拜去看一回，但總堅持暫別養病的目的，不能和他有越度的親悅。

而他總離不了要緊緊的擁抱，在擁抱中常顯出驚人的樣子，從他眼中看得出一種可怕來，那可怕的眼光很刺激黎晴不安。

——爲甚麼這樣瘋狂？！你忘記了我們是暫別養病的麼？」
——不要分別喲，我們還是要熱烈地愛起來。

她用肉迫的調度再攫住她，這肉迫是她從來絕少見過的，她很討厭。

——把意志放強些！你不像……

『你不像個活人的身體不許你這樣。』這句話，幾乎要說出她底口了。隱憂的顏色，佈上了她來時快活的容貌。

他底性格，最要看女子底笑臉的，尤其是脂粉濃厚的巧笑，有使他心願一度沉醉去不想返還的魅力。黎晴這憂容一來，他的狂與頓阻了，並且他底腦中生出差感——恨黎晴是最沒有悅樂的女性，他底嘆息是——

『晴喲，你怎麼不能給我悅樂，而只給我苦悶呢？！』

他因和舒燦瘋狂了又不曾得到肉的歡心，結果他想對黎晴身上求滿足，又被黎晴拒絕了，於是他底反感性愈發揮，他索性想抱着舒燦底柔軟的肉痛痛怪怪地睡在床上……他不讓舒燦給××獨抱一生。

他並把這個告訴了舒琪，舒琪罵了他幾句。

從此他決心再愛舒燦了，但他一切都沒有給黎晴知道。

從此黎晴每回去看他，只感覺他底地方他底周圍，再沒有黎晴插足容身之隙地，總好像是這樣的一種空氣壓迫黎晴，又說不出所以然是爲了甚麼……以後黎晴陷於冷寂不可思議的苦悶中。恐怕也就是他和舒燦最狂熱最甜蜜中？

黎晴若疑帶戲地也常問過他：

——你和舒燦的交情怎麼樣了？」

——我久沒有會到她了。」

——你不想去看看她麼？」

——我爲甚麼要去看她！我愛的女子這天地間只有你一個人！」

冷冰冰的調子帶出了他這美情的囚女子底心的好聽的話，他說着毫無表情地木立。黎晴也深信他，但沒有感到這話底魅力。

✽

✽

✽

✽

✽

易巽決心遠離開黎晴到S州去住，舒燦烈火橫燒地就想趁着這機會能夠和易巽同逃，她忙煞了製她誘他的紅衣紅帽，準備同逃的一切，追隨易巽同去S州；怕等她丈夫歸國了逃不脫。

易巽竟把約了黎晴同去S州的事不管，並在臨走前寫一封長信痛責黎晴，無理地自造根據的長信把她大責罵。

✽

✽

✽

✽

✽

霹靂落到黎晴底頭上，胸中，脚底了，她一讀了易巽的信，魂銷

魄散地哭了幾天幾夜，幾天幾夜不能吃東西也不能睡一刻鐘，她像狂人一樣了，她對她們的愛情根本懷疑根本搖動了。

這愛情的根本搖動是她視爲比死還傷心百倍的事，她悲悲啼啼終夜在樓板上走來走去，百思不解易巽何以要寫這種無理的信給她。

對天誓對神誓；這裏絕不是替黎晴辯護!!!

易巽信中責黎晴的種種，都不是黎晴曾有這樣的過錯，都是易巽憶造的事！他以這種憶造來作和黎晴絕交的口實。

「他是以這種信來作爲和我絕交的口實麼？」

黎晴一想便是割心的悲痛，淋淋的淚水流不住。她不願以這樣來揣度他，一切想當它是一個夢。然而夢！前幾夜的劫人的夢是使她怎樣地驚心奪魄呀！！

「啊！未必前幾晚作的夢是一個預兆麼？未必他們真是頭並頭手

執手地在愉快麼？未必他真想和她去比較和我愛要好些麼？……」
唉，一切一切她不忍想！她不願在她倆的愛情中生出一懷疑樹來，她只想等他回來有一次剖心的談話。

然而他的歸期無定，她的烈火在胸中猛焚！而又他從前曾有一次彷彿是這樣對她，那是爲他又愛上了別的女人！

他一愛上別的女人時對黎晴總是糊塗極了，這回呀，又是同樣的把戲向她顯妖！

經驗告訴她，她不得不疑心了，但她總不肯肯定這疑心是對的，以增加她莫測的悲惱。然而那種傷心的信呀，到底是爲甚麼而寫的？她想請位名催眠術家來把他催眠，聽出他究竟是否愛她；聽出他愛她的是什麼與現在寫這種信給她又是爲了甚麼。

但她心寒膽怯，不敢有這樣地嘗試，恐怕從他底口裏說出不愛

她來時，她會來不及去死。

瘋狂瘋狂地混過去一天又一天，她無端受了他的冤枉無處伸冤。她拿出她前幾天寫給他未發的信讀了又讀，她覺得她這樣對他是很對的了。這是她感覺易巽身邊沒有給她插足的隙地而寫的信，

信是這樣寫的——

「巽！

離開了應該親愛的唯一溫暖的你，跑到冰霜雪窟一樣的海濱來避難了，這無人相識酷冷的海濱，我是唯一的埋憂處！

今晚我自五點半鐘從××站上車，一直哭到八點多鐘才到校，沿途是哭，沿途是淚，沿途的病重真受罪！整一個火車的同艙客，看我如暴雨降下的眼淚都驚奇，但有誰知道我的苦呢？！我爲什麼是這樣痛哭呢？爲着病重難堪麼？不，病重難堪我還

有死去對付，我的哭是想起我們兩年以來形形色色的慘景而哭哩！

巽！在你或不承認我們底生活是慘淡吧？在我覺得悲慘極了，我精神肉體都受着刑罰。

這响承你來信常常說愛，愛我，我相信你有這末的好心，但我只感得殘酷的運命只遺給我不能言說的悲劇，所以我唯有哭，我時時哭，夜夜哭……

你每說我待你冷淡了，我不是冷淡那是不得已哩！要我在這種情形下熱情，我就跳在沸水鍋中去煮死還聰明些。

我是用盡了力量來壓制我『自然』的衝動表現的，我要我底情熱凝凍不起風波。

真的，我是盡了我底意志力量來壓制我活跳跳的心情，壓制那

『自然性』的表現的。所以我常困愁在煩惱的絲絲與無邊的悽運裏，望滄茫的歲月無時不在喟嘆，想可憐的愛——你，靈魂常在戰慄。

巽！這是我所以不能親近你的一點理由，你似乎還不甚明瞭。我也從心不願你明瞭喲，各人的悲劇各人擔當演，我之怕親近你該歸我痛在心肝。

巽！不過你要意識地明白！『我們是暫別了爲休養身體的，』是我們經了無數的思慮無數的哀泣協議了暫別的。如何你又不堅持你底意志？如何你又隨便玩弄人生，把應該休養身體的事放開，是那樣魔氣逼人的！你把善與不善去妥協嗎？我是不能妥協的人！我有勇氣斬斷悲惱，苦悶。

這次我丟開一切的病不醫，帶着重病來校做我絕不願做的事，

在此日受海風吹病體，飽受貧窮的辛酸味，這是爲誰？爲名譽還是地位？

巽，這裏是不是我的避難所？我們別後，我帶血帶淚含哀來的，來我這避難地！這，是不是爲着你？

而今，你把暫別一事看作兒戲，把我的苦痛視若無事，我的悲，惱，哀，愁，勇氣，還有甚麼意思呢？!!

我把病不醫，還要爲着生活奮鬥，爲着將來奮鬥，爲着愛情與社會奮鬥，我雖艱苦淒涼，我底行爲是徹底的，這徹底可以慰我慘楚的心靈。

你蝕言毀約說不要暫別了——不要養病了。這樣，明明是你自己矛盾使我們的生活吃虧。在你以爲這矛盾可以慰我的寂寞，在我感覺這是比較地球死滅了還寂寞！

聽吧！不到養成健康的體格，改掉你個人主義恣意任行的癖性那一天，再不要向我說愛！！但信我，無論結果如何，我是痛愛你的；我是你底人！

晴 十一、廿六。

這信不發的原因：爲着這信是她在氣頭上寫的，是爲着她病苦回不得校，他又不能給她安心暖魄，倒使她苦不能忍才寫的，信中拋露內心底悲哀太明白了，她怕使他看了難過。

尤其是她近來春情活潑達到極端，而因未曾和他得過一次快樂所生的苦痛，悲哀，煩悶，這達到極點的苦悶要發狂的一點，她不想使易巽知道。『我是用盡自己力量壓制自然力的出發』這句，她想總能夠以不給他看爲好。就爲着這緣故，她的信沒有發。

本來易巽底身體未好以前，她有不能常見易巽的苦處。她活潑的

春情，如待着火的導火線一樣，一觸着愛人，只想爆發。而病弱病毒的易巽，不要半分鐘的××，結局是觸發了她的爆發性，而令她沒有出路，結局她是痛苦難堪，難忍，身紅體軟要發狂的，像着了魔的狂人沒有法子自制。所以每逢易巽滿足後，她難過的苦况很想撕破自己一身皮，或將房子的四壁打破幾百個洞，消消她如燃如湧的苦楚。有時她回到自己的房去終夜睡不安，有時她想走出去大步夜市田間，糊關。

然而她未嘗恨過易巽一次，且除了他，她絕不再去愛別人。她這般忍苦，爲着愛他。

『他呢？』

她疑問起來了，心徹徹地嘆着：

『甚麼說我愛虛榮喜名譽！甚麼說我看他不起！又說甚麼聽我去

找好的愛人，過幸福的生活去！

唉！這種冤枉，我真能夠受嗎？！這冤枉從那裏說來的呀？」

她越想越難過了，不管他難受不難受要回他一封利害的信去，說所不能說的，寫所不忍寫的！

她覺得非如此不能洩她的忿怒而辯清她的人格。

十一

「巽：

你真是個陶氣的大孩子，寫那樣的信來殺我！難道「浮士德」中底惡魔，跟上了你麼？

自那天別後，我是時時刻刻在想你的，但不知爲甚麼？比往

時想得格外淒楚。

密司×送我一腿天鵝肉，我總望禮拜五到，要送一半給你嘗嘗風味。到頭那天沒有錢不能去上海。我預先向會計處支薪，但老得不到回答，後來還是密司×借錢給我，那時已近黃昏時候，不能去上海醫病了，所以沒有去看你。

那天你看我不到，就罵我這樣那樣，罵我待你冷淡，洋洋幾千言的傷心刺骨的話，使我無處訴冤躲身！

你見不到無錢看病的病人去拜訪你，你難過時，便平地生波向我說冤枉話；我因無錢不能看你也不能去看你所致的苦痛，又向誰去訴苦呢？

你怪我沒有給你消息，我不是不給信你，我是有話也說不出的苦，有信也寄不得的啊！

你橫來說我冷淡，逆來說我冷眼，你這些話真說得對麼？還是傷了我底心，你會取得笑嘴常開的快樂？

你說我太使你傷心，苦悶，不知到底是誰使誰傷心苦悶？我所愛的人在人生的意味上既等於零，在愛情的深刻纏綿上也等於零。照這樣看，在品格的了解認識上又完全等於零了。你要我不透傷心麼？

巽！要不是你有好處在我底內心深深藏着，像這樣無端地暴雷迅電的向我急擊，我真不知道會演成甚麼結局？

人既沒有內在的溫柔從自己出發，沒有好人的身體獻給愛人，而想以怒吼的手段來得她人底全血全靈四季融融如春，這是你的錯誤而不自覺的地方了，何可更冤枉人哩！

你說：「許多不幸的結果，都是由於不真實得來。」你該證明

我待你甚麼地方不真實！

你說我以半嘲半笑半諷刺的口氣來和你談話麼？陶氣的大孩子！這不是你那樣說的，我說笑話有之。但這種笑話，你說我的比我說你更多哩，不過我不把你的笑話當一回事罷了，我從未因說話和你抗辯過見氣過，我以為愛人之間，常常未免要說這種笑話。若要見起氣來，真太把自己看眇小了。愛人之間，在很大的錯誤的地方，還貴要互相原諒，何況這種小地方呢？我很記得——你總有三回笑罵我很難受的話，我只以耳感受再沒有向你吵過。反之，我們十百回的吵架，多由你愛見小氣和你疑心見鬼而來。你這個習性真要快改呀！

甚麼愛我的人多着，保護我的人更不少！又甚麼解放我給我自由去，幸福去！這種冤枉話你為甚麼能夠說得出來呢！尤其

是你廿五夜那封該死的信！——甚麼你不像人家會做幾篇狗庇的批評文章：：甚麼你沒有革命文學家乃至革命詩人的虛譽：我就對你莫名其妙，憤憤的神情，很傷你底心！！

你又說：「愛是要名譽的麼？要體面的麼？：：這卻不能不使我傷心！我不及人，不如人：：」這是甚麼話！！問題現在是誰不愛誰？

巽！你這種疑心見鬼的根性到底何日才能拔除？我不能受你這無謂的牢騷和侮辱!!!

你以為這些鋒刺刺的話罵得我痛快，我卻為你這個根性的爆發，使我對你整個的人都失望了！！你知道，你這樣一來，我是如何地傷心啊！我底愛人是這樣一個狐疑鬼怪精嗎？我底愛人是這樣不了解我底人格嗎？！

好，請聽我對你誓對天誓——我在停車場並非真心踢你。不過是因看到舒琪而想到舒燦對你說的——「我要打死你！」的話，所以我回舒琪的話是——「如他要送我到校，我就要踢死他！」在歡樂的遊頑後，這話出口時，是帶有如何地妙意愛嬌喲！而一位以留連的美少女故，她底話被你讚爲美談；一個以運命該三下五除二故，致被你引爲和我絕交的口實。「人之遇不過固如是耶！」

你責我碰着×××的時候，我和他說幾句話，便睬都不睬你。巽！請怒我的粗忽！我簡直沒有注意到這個，這只可說是我無意中的失禮，決不是在他人面前，故意用輕視你的態度。你該記得當時的情景，原爲你說是六點半鐘的火車，所以我們從容地走回來。及到×××路，你忽然說是五點半鐘的火車，

我一聽急煞了，一心只顧要趕到火車，甚麼×××，若不是你喊我停着，我並沒有看見他。若我不招呼他便走過了哩，他也不同你一樣疑心，說：「這女子有了易巽就不要朋友了」麼？總之，做女子左也是難右也是難！

巽！以上這些話我本不願意寫的，我早就決心用沉默來擔當我的苦痛，悲哀。是，這四十天來，我是想絕對地沉默，借異地的空氣風光來療養我的病體。但你底信來得太暗無天日了，我當不起你那殺人不見血的快刀！

自接到你的信，你知道我是哭了多少？淚眼不絕地昨晚我哭了一夜通宵，今早起來想寫信回你，而胸上似壓着無數的石塊，說不出一句來，只有眼淚眼淚，串串連珠玉墜。

照你的來信，我們還有甚麼情感？還有甚麼愛？不如一默以

永訣吧，我那裏來的話說?! 只有終夜的嘆聲與淚聲使我叫着：
「甚麼叫做愛?! 甚麼叫做情?! 我這純潔的專誠的熱熔熔美如花的愛呀，從那裏去找出路?!」

傷心病狂的哀歌歌度了天復天，古病齊發了成連環，我身如落在地獄之深底，我靈飛在雲間。既無人解我的痛苦，我又將對誰訴? 所以我幾天的苦悶沒有寫一個字。

不寫倒好，現在寫起來呀：：：啊，一切都因你的信使我底火爆發了，爆發了! 爆發了!!

巽，我爲誰要跑了來? 如你的話爲着找新的愛人新的生活麼? 如你的話爲愛我的人多着麼? 不! 爲着來避愛情的難; 爲着不想累及你的金錢給你去休養! 而這就是被你視爲我冷淡你了! 這就是我冷淡的罪惡了!!

依理，我對你不冷淡也要冷淡，你何常知道我痛苦的深淵！……

你常向我要青春，要求溫暖的春天；你向我叫道「你是一個人」的標語，那我就是一匹狗了！狗是不配和人品論的，狗是應該供人底『性』的發洩機！狗是不能和人論靈與肉，因為狗是不知道人生。

在三年的戀愛，狗沒有得到人底貴愛，狗唯有泣血泣心在悲哀，傷心着看人遊離着若即若離，看人去瘋狂墮落，慘慘着流淋無限的淚水，不知人呀何時歸？

在重逢的二年，狗已獻給人嘗過人生了，雖少。然而狗可以說是還未曾得過人底風流，鳥！

反之，狗只能得人擾後的衝動不遂的悲哀，這悲哀，弱的人

是不知強的狗有如何的深切，痛苦，難堪。

而滿足後的人的疲倦，狗是不能去親惹他的，親惹要討怨罵的；滿足後的人底半寸××，狗唯有感幻滅而哀淚於人靜後的。至狗澎湃的春潮，人既不去認識也不願去了解；狗的狂熱，痛苦，哀調，恨不得撕去自己底皮膚而將房屋打破一百個洞兒，睡去的人並不知道的。狗的發狂狂自中心吠不出聲，發狂的狗又說是怎樣怎樣傷及人！

唉！人是不會念及狗的，人只有把花柳病的苦傳給狗吃。誰去管那無所得人底東西而只供了人的快樂的狗底鬱陶悲悶？誰去管那狗底春潮湧湧又潛伏的所致的病！！

在精神一方面，閨房的門一關，人便是房中的虎，狗感不到他底細膩柔情，纏綿的情絲無盡；人既沒有些兒明媚的溫暖，

陰沉的悶氣，充滿房間。

狗熱烈的情花無處栽植，熱情花的狗，得情人如得玉佛！擁抱只有皮肉的暖溫，絮語難能徹肺透心。熱情的狗於精神上又不遂，情焰起波時變為發狂的悲態。

啊，狗底情炎變成了焦焰！這焦焰制住在心中，遇人便想爆發，橫燃！

這焦焰，遇人便想爆發，橫燃！！

人喲！病弱有毒的人！狗到底宜不宜爆發？痛快淋漓地不要命嗎？然而何從而痛快，飄飄外貌美而無力的人？你把閨房弄成地獄，你將愛侶弄成冤魂！！

還來憶造證據，冤枉狗的種種！！！！

狗到底應該要繼續這種痛苦的嗎？狗今已至發狂之秋了！

狗今已至發狂之秋了！狗今已至發狂之秋了！但狗不忍擾牠所愛的人，萬煩萬苦自己担忍，自願帶病痛忍飢刻苦搬到人不知鬼不識的地方去，讓牠所愛的人去休養他虧損的體軀。

這就是狗底心腸狗的所爲了。

不料狗想把這些苦自己擔當，不要人爲狗愁。而人以爲這是誤了他紅的青春綠的生命，誤了他的人生。那末，便請人也認識認識狗底人生！給狗也知道甚麼是紅的青春綠的生命，給狗也嘗嘗醉魂迷魄的風味！！

狗知道人是沒有能力能夠辦得到的，所以狗將那要爆發的烈火紅花輕輕地藏起；或給他日春風至日景色妍時博得一夕之融樂；或讓人強健時聽他自選佳麗而狗做無尼寺的大宇宙底兒子，狗底心腸加是如是，狗底忍耐力能排山，狗底度量如海寬。

竟乃協議了的暫別，給人視爲是故意延誤他底「人生」！萬難的忍苦，給人視爲是「冷眼」的罪！天真的戲語，人當爲是侮辱了他而拿來做離絕的借口！真純專一的情操，給人誣爲是「愛虛榮，喜名譽，另找幸福的浮薄女……」！

啊，人底心與狗底心如此之不同不同！狗越遭創傷越感悲痛。人心如此之莫測莫測，狗還敢望人賜與福德？

人人以爲流離的瘦狗，這兩年來得着了「人生的花期的幸福」，不知狗沉淪在靈牢肉獄的慘楚！這慘楚有如刀割之痛，這慘楚何時才得消去？！

啊，滄茫！漂渺！！

晴

一九二八·一二·一夜深」

十二

次早，她帶了這兩封信去看易巽，現在她反感的心情，不怕易巽難受信中的憤激語了。然而她還是怕易巽看了信會急傷，所以親自送去，那時如他看了有不得了的悲哀，她再慰他以溫存的愛。

她一到易巽家裏，冷風颯颯地，易巽並沒有回。同時她底心裂開了，她想一定舒燦跟去了，並且就在最近的一二天內會逃跑或是已經逃跑了。她顫震着顫震着，五情碎碎啞默着，臉青青頭暈暈倒在易巽床上，斐然站在床端，像在送終的兄弟一般。

她又不敢以猜想決然斷定他的行程，又想跑到外面去買一束鮮麗的薔薇花來，將信綁在上面一同插在易巽枕上，等他回家後邊看信邊

會意就是了，她沒有工夫等他回，要急於看病去。

她起來想找把梳子理理頭髮往醫院去，不料梳子未見着，倒在他抽斗裏，發現了易巽一本關於這次戀愛的日記。

起始第一行寫的是——

『我和她在上海戲院看戲，頭並頭，手執手，我感覺一種漂渺不可言喻的愉快……』

黎晴底眼睛黑下來，一時不能往下讀。

『啊……：……：……：前幾晚上我做的夢呀，也正是這樣起始的！』

黎晴這一打擊，是比甚麼時候的都要痛。

沉默，失心的沉默。

以後她把他底日記看完了，這晌易巽對她的突變，她一切一切都

明白了。

不能明白的是——『爲甚麼他一愛上別個女人，就把我看成千壞萬惡？並且過去的好的影相不留一點，又從而造些罪惡來誣我呢？……他底心是這樣的？……他是這樣糊塗混沌的一個
人麼？……他底日記贊她一句必貶我一句，揚她一段必說壞我一段！……信也是這樣怪我冤我！

這是甚麼道理呀？男子呀，你原來是這樣的嗎……
啊……又想起了！半年前你愛着小喬，也是同樣的態度同樣的
色調，也是褒她唯恐不及，貶我唯恐不烈。也是同樣地寫在你
底日記，寫在你底日記！……

唉！我在你眼裏是甚麼東西呢？！……

男子！你說愛我是你自己欺了你自己!!!

看你底日記，我不知道我們的關係是什麼東西！只覺得你我的過去是虛偽，是極無聊哩！！

男子呀！我不明白，不能明白，不能明白你對我的一切，不能明白你！！』

黎晴全體底精神，都爲這段悲想在活動，絕頂的活動，她氣都吐不出地在戰慄了，又悲又憤又恨自己底運命太糟。

她狂了一般地在哭，哭一陣後感覺遍體冷寒不堪，感覺心血都停止了運動一般，頭腦是暈眩又冰冷的，淚也乾枯兩眼無力，身體呆硬如同暴風雨後漂在岸上的僵屍。

這悲痛是她想像不到的悲痛，也是人人難想像得到的悲痛。因這悲痛而愈覺得她是痛愛他痛愛他的，但她被侮辱了欺凌了。

她恨起他來了，同時也感到這是她身世上一大恨事。這恨是永

還洗不掉的。

到底爲甚麼變到這樣了呢？她想從事實上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覆。她決心往S州去看看實在的情形，她想在那裏總能夠找到答覆。如不快快找到答覆，她有經不得幾天就會急死去的危險。

*

*

*

*

*

又是通夜都沒有上床睡，整夜在樓板上奪奪奪地瘋走到天亮，她一心在等天亮，一等天亮了，她就可以追去，發現這個苦悶的奇蹟。通宵的憂痛悲傷，激昂，憤慨，如狂……

暗黑還未讓曙先攢出前的三四點鐘起，她耳裏彷彿一陣陣聽到火車開行的聲音，驚心掉膽的她，只怕會趕不上早晨頭一班火車。騷痛了幾天又連夜未睡，而她底精神又亢奮比平日更不要睡，她在半夜就穿好了衣裳，一直等到初曉時，她輕輕地走出學校了，連是路都認不

清的黑早，她冒着號風暴雨，蹣跚蹣跚地通過田園村小屋，走到火車站了。站中只兩三個披着斗蓬的畏寒的人，火車還沒有來。她心中覺得時刻太長，等一分鐘如等了半點鐘以上，她恨不得能得飛機一架，迅矢地飛到她愛人前，看見他，雖有如何的悲痛，也有鎮痛的安慰。像這樣空等是最不堪的難安。

火車來了，是早晨五點五分鐘開行到上海去的。車的一動如載去了她底魂魄，她稍爲安心了。

她幾天來的狂氣失了常態，悲惱饑餓的結果，身體如經不起風的一吹，她在上海請了斐然護送她去S州。

三等火車中人逼氣又悶，風雨緊迫的天氣覺得路真長，她悶坐車中總覺得火車走不動，凜寒的烈風又吹得肌肉痛。今天的車路之長，髣髴平生未曾坐過這末長的火車，從前坐三天三晚的火車，還覺得沒

有這三四個鐘頭的火車那末長得討厭。

她悶極了，又轉心沉入想像鄉。

『這次我要以最和平的方法來對付這事，而且我將來能否在激動的變革中辦大事業，就看這次解決風波的妙不妙爲定。若是解決這次的風波不能最完善又不用和平，那我是此生也不能辦大事的人！！』

她太直過剛，事急氣燥的缺點，是她平生最大的恨事。她很想修養改善，但常常以不能容惡的緣故，她便憤激火氣，氣得不知道世界人心是甚麼成分，所以到頭她是失敗的，反爲惡者所指笑，反了眼看見惡者自視勝利。這點她很痛心。這次她決心借這事來鍛練她底剛情燥癖，所以在車中發了許多誓：『這次的事要妙味的和平解決，這次的解決要妙極的和平！』

她相信，她有這種忍耐力；她計畫，應該要怎樣說話；她預決，她能否辦大事就看她今天。

窗外流流的平野曠曠，使她心上底急濤平伏了；疎疎的寒林映眼，夕邊的暮靄遙煙……刺進，帶出了她一些悲憤。她已不是來時的悲劇者了，心平靜氣地顯出了健康的精神。

但她想到——

『若是她要他逃走了呀，或是在誰家旅館的鴛鴦夢已成立了……那我不想去找他了，情願回車向虛無墜去！』

的時候，還不免有些刺心的難過，她卻總算意外地恢復了平和。夕暮的陰慘天色，已下了S州底火車站，望寒林枯景映江水流，古代的城池黃包車在長橋上走，碎礫的瓦堆裏，威嚴的古塔高聳，代表古城的優秀。她對碎礫的破道，找到舒琪家了。

* * * * *

大門的朝向還未看到，真確的答覆呈在了門前。這時黎晴還在破街巷底板牆外正跳下車，忽然

——晴姐來了呀，晴姐！請進來！」

的舒粲的呼聲，熱鬧的顯響出來。

黎晴啞了，兩三分鐘後，才發覺她自己的啞然，她是不知不覺地啞了，失神了，待恢復來還不知她何以會這末樣。

但她不恨舒粲，不厭舒粲，更不妬舒粲，奇蹟當作奇蹟看罷了，她努力鎮定自己的不安。雖大風刮得皮膚縮，她有凍餒的困倦，她還是鎮靜着使心裏平安。

明徹的窄室，有火一盆，全家的父母兄妹及客人，幾乎全圍坐在那裏，黎晴雖想在浩真床上睡一睡，但浩真在房裏三分鐘便跑出去不

再來，使黎晴感覺太無味，她畢竟也起來參加火盆前了。

舒粲滿身穿紅，大紅的旗袍是今天才做成的，大紅的絨繩帽也是剛編好的，脂紅的緞鞋深紅的襪子，還有臉上抹了不少的胭脂，看她的化粧服飾，與往日刺激易巽使易巽爲她瘋狂時是一樣，看她的臉色，皮膚下流走着肉感的脂肪，縐縐的淺紋也顯得年紀多過她底真年齡。

黎晴爲她私私地嘆息，嘆息她已喪失了昔日的少美，她和舒粲談話漸漸地熱鬧了，但都是往昔友愛時的陳事，舒父舒母聽來也覺有趣。

「怎麼特爲選着這樣冷的天氣才來呢？這裏的名勝很多，這麼冷天又下雨，不好出去看呀。」

浩真抱着她底孩子，無表情地向黎晴說。黎晴覺得浩真這話有點

故意，她應該知道黎晴的來是爲甚麼。

——她來的時候熱極了，現在意外的冷了。

斐然看着黎晴底臉答浩真。斐然這話的意思，黎晴外好像沒有人去想一想，更沒有誰懂得。

真奇怪，黎晴能有這樣平靜，她自己也想不到的。她和舒粲的話絲，簡直綿綿不絕了，同時她幾似忘了這次舒粲鬧出的風波使她受難。她想——

『我可以甚麼都不說了。』

她胸中煌煌着超越的感情，只等易巽回上海後和他說明白幾句就是。她急於要出去找旅館住，但說了十來遍都被阻了。她急得焦心面紅。

——你不要吵着住旅館了！外面又冷又黑，離街上又遠，你就住在

我們房中，我讓鴨絨被給你蓋。

浩真這誠意留客的心實在可感，不知惡魔的捉弄黎晴，就從她沒有決心即刻出去這一點起。她若是斷然出去了，甚麼都會弄得好。

甚麼都怪黎晴此刻沒有決心出去，她的燥脾氣就給她一個此生也不能辦大事業的徵兆。

十三

舒燦追易巽到S州的當晚，人靜雞鳴的時分，她跑到易巽的睡房去。

——你還要甚麼東西麼？我可以替你預備。」

——不要了，你請睡吧！——

——我來替你關電燈，你好睡麼？」

她嬌風灑灑地倒在易巽床頭，俯下去和他一個接吻。易巽聽她，她抱得他緊，壓在他身上使他動也不能。

——你的接吻不好玩。」

易巽向來嫌她底嘴太寬了，接吻時沒有妙感。

——啊，來一個好玩的吧，你摸我底乳頭！」

她脫開衣顯出肥白的乳房，聽他享受。

——哦，你底奶奶好玩極了！」

向來希望能抱着肥胖的肉的他，今夜才捉住了他底理想，他迷迷地醉了她底肉香，不知要怎樣解決。

——易巽，你到底從心愛我不呢？」

——我現在很愛你喲。」

——你能和我逃走麼？」

她熱熔熔地倒在他身上，遍身熱得發紅，情慾的火眼，炯炯地對
他注視。

——你底意思是願意和我永遠一道麼？」

易巽以至情的柔語問她。

——我很願意。」

——假如我和你逃走，你能夠和我逃走麼？」

——能夠的，隨便逃到甚麼地方去。」

——你想和我一道，是很快樂的麼？」

——我想是很快樂的。」

——那末，你有勇氣？」

——有，今晚就逃都行。」

新的生活將開始在面前，他倆都像勝利者的狂氣，擁抱沉醉了一會。

——我們就逃好麼？」

易巽問了，軟臘似地伏在她肥厚的胸上。

——好，不過我還有一點點準備，我底衣裳還沒有做起。但是你能夠拋棄黎晴麼？」

——拋棄是不好拋棄的，不過我一切都可以不管。」

——不管就要真不管呀，像黎晴那種人也不配你管。」

她裝出不思議的媚態挑撥他底深心，醉腥腥的樣子又向他平臥的胸上一倒。

瞬間的沉默。

——我想把你底肉體抱得緊緊地，有最深的沉醉啊！」

——聽你吧，隨便你怎樣抱。」

本能未達到極點的滿足的擁抱，那怕是抱到肚皮裏去了還感不足，然而這是最融陶熱烈最生氣的愛，她和他不可抗的要求，暫時且沉醉這種愛中……

——我不捨得離開你了，你底肉體是萬斛真珠都求不到的。」

——哦。」

——愛畢竟是肉，畢竟是物質哩！」

——我底心呢？」

——唉，你還信那些嗎？！」

——一個酷熱的接吻。

——我們逃到那裏去呢？易巽！」

——天地廣大宇宙是我們的。」

——你真決心和我逃嗎？現在……

——決心；只怕你不捨得模竺。」

——咄！甚麼話！我此生此世也不會再要他了。」

——真的麼？假若我不和你逃跑呢？」

她找得他緊，驚心奪魄的興奮，狂氣地說：

——你不和我跑逃！……不是老早就說定了的嗎？」

——不要發氣！我是說「假若」喲。」

——「假若」？好，假若你不和我逃跑，我也是寧願死也不會再要

他了。」

她這話是多末有力同時又是多末煽動他的情熱啊！

他看她煽動的眼光，以為她是純粹對他的愛，於是他對她愈愛，

他和她這第三度的純情的戀愛，差不多是根深蒂固再不能搖動了。

——你寧死也不會再要他了！是從幾時起有這樣地決心？」

——老早就有了，我還沒有見到你的時候，爲這事我還自殺過了。」

——你爲這事自殺過嗎？」

——是，我不能再要他，又不想再愛別人。我覺得人生太無味，所以跑去自殺。」

——啊……！你真是一個奇特的女性！！」

聽到舒粲這些述懷的話後，他覺得她愈可愛，愈要愛她，愈想無條件地追逐她的愛去。只爲還有一個黎晴，一個障礙他直行飛逝的黎晴還有時會映入他底腦中，他所以不能和她即刻逃跑。

第二夜夜半，易巽房裏還是同樣的豔福，或許更鮮明些，更濃烈些，又更可怕些。

……

譬如，你不知道黎晴這些以上，你總以為她是一位女神。」
他沒有回答。

——她那些都不與我相干，不過可見她愛不愛你，可見她的人品罷了。

再舉個例：她從前千方百法的阻我愛你，她說，如果我要愛你，她就要殺死我。」

——啊……！她真說了這話嗎？」

——她真說了！」

——你怎麼知道是她說的？」

——她清清白白對我說的哪。」

易巽很憤，他想：『如何黎晴在西湖時，說她沒有說呀？』照這

樣，黎晴在他心裏的印象，不能不薄去消去。

舒粲旺盛的情慾像盛開的花朵，體熱熔熔滿面紅的倒在他底胸懷裏讓他摸撫了肉的全部，她不斷的巧笑，嬌痴百媚態的，那叫他不愛？煞啊！那叫他不心授而色與啊！他抱着她迷離驚悅，熾烈着戀火在想他與舒粲今後的生活當怎樣過——同逃？……啊！

舒粲既得到了他底全心，在計算明天，啊，明夜，可得到他的全身了！……同逃！同逃！



很晏了易巽纔和舒琪回來，黎晴一看到易巽就氣來了，她帶氣地和他說了些話，本想停住了，跑去了。妖豔的舒粲披起美麗的大衣迷人的媚眼嫵娜的走出來，把頭藏在軟細的美毛裏，顯得分外浪漫，彷彿襯出了她十足的妖豔。她想這樣站在易巽面前，給他眼裏將她底美

和黎晴比較比較，使易巽在這個當愛誰棄誰的危機中，知道選擇。

「我是來和你比衣裳的麼！固然你穿的是一位闊的太太，我穿的像個怪的流氓，不待說我也不能和你比賽。但給人愛的要素，僅僅在這一點麼？你想乘這危機奪去他麼？……好，我不怕你比賽！」

黎晴看到舒粲走出來的那種明星式的誘人的態度，突然恨起了她來，恨她是一個惡魔是一個妖婦，她心裏的險惡，毒辣，有使黎晴顛倒死生的能力。黎晴想了又想是忍不住的了，一想到她對自己的惡，黎晴心裏底火燃起了。

雷霆大發自靜後苦忍的黎晴了，她的雷霆一發，自己仍是幾天來的狂人，忘我地並忘了旁人的存在，她說的話簡直不像是她自己說的，而是惡魔借了她底嘴說的——

舒粲！你這樣幹來我們三個人將怎麼樣？易巽一個？是不能分給我們兩個人的？」

晴姐，你是在說甚麼話！你這話難不難聽呢？」

舒粲豎起兩條兇眉毛，閃身想躲退去。

你那末樣要易巽，易巽能和我們兩個人結婚麼？」

她糊里糊塗地說着，一手拿着易巽，一手去拿着她。

我們這三個悶氣的冤家，一切的孽障都要請你明白地解決，明白地答覆！」

一反過頭來，她發見右手所拿的不是舒粲，原是個最純潔可愛的少女，像紫羅蘭一樣的美少女，是舒粲底妹妹。黎晴悔極了，悔她瀆污了這天使一樣的少女。

舒粲立在一隅，眼睛灼灼的不知是不是和易巽打電報？黎晴從她

那多謀巧智巨光四射的眼裏，憶起了她心中底惡毒，黎晴那不能容惡的心，一時愈冒起火來。易巽砰地一聲開門走出了。

——舒燊！你快解決這問題吧！快給我的答覆！」

舒燊追隨易巽想竄走，黎晴猛找住她。

——喂，你不說麼？你對易巽造謠譏我的能幹就有，這正經話就不能說了嗎？……你寫那種信給易巽，說我不許你愛他，如果你愛了他，我就要殺死你。我何曾說過這話？」

舒燊一聽黎晴說到信，立時慘鬱像隻喪家之狗，閃身便竄進裏面房裏去。

黎晴還乘氣想找住她。

——來吧！原來我是怎樣地愛你？待得你好？現在你要刁些事來毀我傷我！

來吧！一切一切，都當面說清白吧！」

在黎晴擠不進的房門口，舒母狠毒毒地挺向黎晴來。

「我底女兒到底犯了你甚麼罪？你要這樣無理地逼她！」

舒母兇然的樣子找着黎晴。

「甚麼事你都聽到了。」

「我底女兒是很好的，她沒有對你做壞事，你不能這樣毀壞她！」

舒母狠毒的樣子，有使人看了生怕。黎晴不願鬥她。

「伯母！我沒有說你底女兒壞呀，我對她說的話她自己明白的。」

「你胡說！她沒有那樣的事，你無故找到她吵！」

舒母對黎晴手指指兇得出勁，憤極的黎晴也受不得她這種侮辱，

急殺中隨便找了一個例來。

——是我無故找她吵麼？舒粲吸了一半的煙再插到易巽口裏去，喝了一半的酒也送到易巽嘴邊去，你一口我一口地喝。這是許多人都看見的。」

舒母聽來越急得兇，浩真起來解釋，替舒粲辯護。舒母底氣還是不能平，到頭還是明達的舒父找着舒母——

——小孩們底事我明白的，你不要管她們青年底事！小孩們底事你讓她們自己去管好了。」

這話給黎晴看到一道光明，同時自己感到屈辱，渺小，慚愧，掃興，並絕望……黎晴暴風雨一般的氣也隨而平下去了。

這時她受不起這沉悶的氣壓，急於要跑出去，又碰着舒琪。她戲說兩句：

——託你的福，這些事全是因你而起的。」

——你真冤枉我死了！那與我何關？！」

舒琪大憤，聲色都令人難堪。

——與你無關麼？！雖不是你有意做的，不是因你和易巽交好的原故，你妹妹和他自然而然地弄到這步田地了麼？」

易巽不知是甚麼時候碰進來了，他憤極地非難黎晴，一心擁護舒琪，仇聲暴氣的說：

——你的話說壞了就讓牠壞吧，又何必自己來辯護呢！」

黎晴寂寂憤憤地沉默了。易巽在舒琪房裏商量以後的交情，是他們們到底還是往來不往來的問題。黎晴在想：因此斷絕他倆的交情，簡直是無理解無人情的世界；不過他倆越交好，易巽是越陷於怠惰而不自覺。她是不能看易巽怠惰的，她要看易巽向最新的軌道飛駛的，她希望易巽能做一個革命的健兒，而且何時要站到衆人的前面去的。所

以這時她不能不說句話。

——你們交遊儘管自由地交遊。不過新的時代等我們的是甚麼使命？是不是革命？從此舒琪要向前跑。」

——那我是反革命也說不定喲！

舒琪怒極地答了。

——你真是太無理了！別人底事要你干涉麼？」

易巽也替舒琪鳴不平，無理地拖了黎晴從後門走出去了。邊走還邊在責黎晴是傷了別人的自尊心，損了別人的人格。而黎晴這五天來的悲痛瘋狂，精神亢奮失了常態的慘色，他卻沒有去管她；她幾晚沒有睡幾天少食的憔悴悲傷，連路都走不動的景況，他也沒有去覺察。只拖了她如攔着囚犯，在黑暗中亂跑。

黎晴留了不好的印象永遠在舒家。

十四

「這樣我是勝利了麼？我——凱旋的將士得意歡樂麼？他這樣摟我，在懷中，熱烈地熱烈地注我情炎，吻我底嘴邊，大步地大步地在街上走！」

走出舒家後不上五分鐘，易巽對黎晴的態度，由憤昂變為愛撫了，那熱烈的愛撫很使黎晴看來生妙想。但她自己已經是冷風吹涼了腦血，胡鬧消盡了她如噴火橫流的悲憤。反之，後悔，自責，悲哀，幻滅……這些，突起圍迫着她，使她感覺悲涼無限，次第陷於絕望之境，遍身是冷汗淋淋，毛髮如豎起了的起戰慄，恨她何以會有這種舉動，這簡直是醜態百出，把自己整個的人都破滅了！！

再想到來時所想的——此生能否做事業，就看處置這事的能否平和——上去，她更悲傷不想復生。

風緊酷寒夜又晚，連夜未睡又帶病的黎晴，今夜不能再搭火車在車中過夜了，三人便投了S州的一家旅館。

易巽還精神爽爽的向黎晴提起解決的方法來，結果他是愛着黎晴又愛着舒粲，不過從此要離開舒粲歸黎晴了。

他結束了提議又說到對付舒家的辦法，總之，他今晚的談話，一切一切於黎晴是順利的，他今晚是特別的清醒，柔和，有把握。

很愉快的在旅館度了殘夜，他對黎晴的擁抱，His，痛愛，從未有如今夜的熱烈。黎晴的痛悔，絕望，也因他的愛救上來了。

次早他們和斐然同在一間房中醒來，已經是九點鐘了，趕不到早班的快車，又沒有錢去看看名勝，吃了點心，只得向車站走去。

今天雖仍是乘的慢車，在黎晴卻覺得特別快了，易巽和她並坐着，他的一言一笑都有初戀的風調。所以火車的速度雖然昨今一樣，黎晴覺得是五天五晚和五分鐘的比了。

回到了上海，易巽很誠意地留黎晴住夜，黎晴也覺得有不能離開他的魅力纏着她，並且她想在今晚問明他的一切，有一晚住宿的必
要。



「啊！這是一個夢……！這是甚麼夢呀？……怎麼我會睡在一個生人的懷中，體軟軟熱融融……情痴痴，意濃濃的，……我與他，享受了畢生初次發現的快樂！！……無邊的快樂！無邊的快樂……人呀，你這個生的人！這快樂，你給了我！你給我發現了幸福，光明，給我認識了生之意義，我因你，而要生，愛

生，執着生，我要和你永生!!!我要和你過一生涯，不顧其他。
這個生人也充滿着光輝，活氣。美麗的人呀，你是來這地上蘇
甦我的天使嗎?……」

她心甜意醉的看着枕上的人想，甜戀的火花在她眼中放光，心中
在描寫樂觀，幸福，並治癒了久鬱的愁腸。她靜靜地依慕他底暖懷，
愈覺得他可感可愛，那妙不可思議的感激，在她胸中如痛痛打打的快
樂，使她流出感激的淚來。

她想她現在正像一株萬花的苞蕾在盛開，春天的紫雲在那兒造出
神祕的世界；醺醉的繁華與美麗，使她昂憤的陶醉悅樂中，而這悅樂
的結果，會使她創造偉大的傑作似地。

至此她纔發現了快樂的奇蹟，同時也想及她從前和易巽那苦悶的
奇蹟。

有那些苦悶的奇蹟，她自己爲了「愛」犧牲，她壓抑着自己爲「愛」做出了殉教者的精神，而覺得今夜快樂的奇蹟更珍奇寶貴，今夜，今夜，啊……，今夜才是「人生」的「快樂」的結晶!!!

但這是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人！……

——你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麼？——

他捫着她底髮絲，在銀色的電燈下笑着問。

——是，這快樂是要和你纔有的。——

她底臉貼在他柔和的頸上，全身依偎他的懷抱中答了。

——是你自己蠢呀，我早就勸你去找健強的男子玩玩，人生短促得很，不及時尋尋快樂，單爲一個有病的人等着守着，你是多末苦痛不值得喲！——

——但是……——

——我知道你要說的話。但我覺得那一點都沒有關係，自己底快樂要緊哪。」

他說時眼中放出很可愛的光輝，她吻了他底雙眼。

——從此你能常常給我這樣的快樂麼？」

——你貪心不足哪！你往日說：「你一生只要有一度這樣的快樂，即刻就死也心願。」現在還要儘要求麼！」

他停了一會才這樣答，她聽到他底話很有些興奮，懷疑，恨，看出他絕不像個誠心愛她的人。但她底悲憤還不表現，仍現柔和的愛眼望着他。

——我往日說的話是沒有經驗，現在有經驗了，發現了唯其是這樣快樂，所以不忍和你分離，我們要追求快樂。」

——你真風流極了！你是一個風流的女子哩。」

他狂了似地緊抱着她親，吻，充滿着愛焰的顏色。從他這顏色中逐去了她底疑慮，她美笑地指着他輝煌着青春的嬌唇說：

——你不風流就今晚不該拉住我，原來是你那末瘋狂了一般，要留我在這裏幹出這種事呀。」

——哼！不是我的瘋狂，你又怎麼懂得了這種快樂哩！」

他故意做出使她害羞的舉動。

——你又是從幾時懂得這種快樂了呢？」

——不同樣是今晚起的麼？」

——你以前呢？」

——以前？同妓女那裏會有甚麼快樂呢？同好女子的關係我只有和你，以外再沒別人。」

說着時他靈動的神色很可愛，剛醒眼的生機有使人愈看愈加陶醉

的魅力。他再誇張的弄嬌地嘆道：

——呀，我今晚上真是不思議地進步了哩！

——不思議喲，簡直像另外一個人了，我好像你是一個生人似地。

——真好像是另外一個人了！一步進得那末快。

——真想不到你進步得這末快。」

他柔軟的兩手把她緊抱攏來。

——我是學了方法來了的哩，我從前可以說是一點都不懂。」

又是痛快的擁抱，做了許多快樂的花樣。

這一切一切，都使黎晴驚奇。他連表情也學得特別會了，從前是

死呆呆的；誘惑的方法也學巧了，從前是冷淡淡的；精神更意外的熱狂，猶如久患相思病者，偶然得到了絕色的名姝那樣瘋狂。

無怪黎晴以爲這是個夢，以爲他是另外一個生人。他確實是變成

另外一個人了，一切都強而熱烈了——再不是從來的易巽了。

天亮了許久他還不讓黎晴起來，談了些舒粲對他的事，說到舒粲早要得他底全體，……說到後來真心愛舒粲……說到舒粲想和他逃走……並說到他若不是爲着黎晴，也會和她逃走的。最後說到他還是愛黎晴有八分愛舒粲只有二分——那是愛她的嬌笑，愛她肥胖的肉。也混有幾分初戀的情緒，因爲她是他底初戀。

黎晴都信他的話，解釋了所有的猜疑，煩悶。

——你若同她逃走的話，你不怕把淋病傳給她麼？」

——我底病全好了，我昨天晚上就對你說；——全好了。」

——你怎麼知道好了？」

——我一點病狀都沒有了。

——若是還沒有好全，你害了我又害她是不對的哩。」

——她那種人，我要她痛苦一下子也愉快。」

——你真是個惡魔！」

——我這回和她，本來是一半惡魔一半調戲，一半愛。」

「這話可信麼？若是可信，斷然他不是一個很好的男子。」

黎晴默想着，並想到舒粲這次若是真爲他自殺了，他不能不負幾分責任，浮薄的罪的责任。想到這裏，關於易巽這次戀愛的事，她倒沒有不可以寬恕他的。關於他對女子浮薄的行爲，往往刁發了女子底深情又不負責任地背去，使女子陷於苦痛的深淵這點，她卻不能不怪他。

她現在一邊沉醉自己的快樂，一邊替舒粲擔心，她怕舒粲會自殺。

——假如舒粲自殺了呢？」

——我也不管她了，我現在完全愛你了。」

——你一點都不愛她了麼？」

——一點都不愛了。」

——誰相信！你這是從幾時變起的？」

——信不信由你，我昨晚從外面回來，在舒琪他們廳裏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就覺得你是比她們那一個都美，你閃出那種美麗的光輝，是她們那一個都沒有的。

我即刻一心沾着了，再沒有舒粲在我底眼中了。」

黎晴因為有信他的話的固癖，此刻找不出話回。一會後，她方想出了恰當的話：

——你底愛真變得快呢！比長江底水還流得急，像瀑布的急流。」

十五

午後，他和她同坐爐前，黎晴那種沉醉的意態，簡直是描寫不出的深濃，她執着他底手，倒在他腋間，像做夢一樣地迷迷陶醉，悠然地混沌的說不出那悅樂的妙味。

——巽！我沉醉了。

她稍爲睜開迷醉的眼睛望他一望，又軟軟的倒在他懷中。

但巽總是冷淡而憂傷，死呆呆的倒在睡椅上。

——巽！你何以又是這樣不快樂？

這淒淒的細聲有無限未知的痛楚。

——我想到前天的事心裏不安。

這短促的聲音是表出不耐煩的心緒，他心上有無限的憂鬱。

——爲前天的事有這樣難堪的臉色麼？你昨天晚上不已經是很快樂的了麼？」

兩手撫着他底頭髮，雙眸騰起了淚霧，她咽着喉嚨俯默。

——我就要回校去了，但我沉醉了不忍分離你哩。巽！請你坐起來再和我快樂一忽兒吧！我一生一世就只有這末的一回幸福……」

她雖把他扶起坐着了，而他仍是一副無表情的冷氣，使她越看越傷心，不由不熱淚滾出來。

——巽！你不同我一樣有沉醉麼？……怎麼你心裏有這樣悲傷呢。」

從來不會有嬌囀的小鳥的玲瓏的她，也玲瓏委婉的向他表出了愛態，想使他棄去討厭的憂悶，快回復昨晚的青年活潑。巽復覺得她

底摯意難遣，感她的愛己之誠，也從寂寥中寂寞地浮出悲美的笑容，雙瞳閃出憂愁的愛光。這笑容這愛光，是他五年前愛過了黎晴再和舒粲復活時向黎晴表過的，啊，這愛光這笑容，有如何地刺激神經使她醉魂消魄！更如何地可追懷而刺心喲！

黎晴暫時默默地賞鑑，唯恐牠消失太速。

——我也沉醉了喲。

他慢慢地有生氣了一點，撫着她底肩膀。

辛酸，倦憊，無力，又擊退了他的愛光，悲愁來得越緊張。黎晴眼中寶貴的情影既剎那的消去了，交替是落膽的悲傷。她直覺着易巽不是愛她而在愛舒粲。

黝黑的眉頭展開，彎下腰去她靜靜地問：

——巽！你現在是不是想着舒粲難過？——

——總有一點。因爲不能說她不愛我……而且她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再和模竺好的，她又此生不會去再愛別人了的。

——哦！你這話昨天這時候說了就好。

這一來黎晴在易巽面前比受刑罰還難過，昨夜的快樂不單全被打消，並在那兒藏着寸斷肝腸的利刀，騰來的熱淚又將流了，她走開些吞吞着悶氣強忍強忍地……

『唉……！爲甚麼我昨晚上要留在這裏呢？！』

她徹心地大悔昨晚沒有回去，致弄成波瀾反復。但昨晚她似有怎麼也不能離開他的情懷，事件。何以呢？第一，易巽對她是那末瘋狂熱烈，像久患相思者突然得到了仙姑，使她心魂顛倒了；第二，她以原動的無邊的愛愛他，和被動的陡然增加的愛，她感到對於這失路後又回頭的迷羊，有搜他抱他安慰他的必要。

總而言之，她要求他底心，要求他坦白的談話，也要求他誠意的擁抱；而他要她給與『青春』，要過『春天溫暖的生活』，她也只得樂意地答認他了。答認他，她才是盡了愛他的心；答認他，她才算是充分發揮了做愛人的資格。

她對他的愛是——只要不妨害自己底生命，不妨害自己所喜歡的工作，此外一切，她都盡她能做到的貢獻給他。

這是她昨晚不能離開他的道理了，她對於他這次的變心算是寬恕他了。

——你爲甚麼不想自殺？」

帶着可怕的神色他這突來的詰問，把黎晴從寒風吹動的窗簾下引到他面前了。

——爲甚麼要自殺呢？」

她這柔和的聲音後，有些驚異的悲感發自靈魂的深處。

——你從前說，你只要和我快樂過一回，你就立刻死了也甘心。我昨晚和你快樂的時候，我要和你去死，你爲甚麼又不願意死呢？」

——我沒有感到那有死的必要，我只感到愈是快樂愈要生。」

悲嘆發自他底煩惱海，他越用殘酷可怕的目光凝視黎晴，造成苦悶陰慘的空氣，這空氣使陶醉後的黎晴感到有一刻都不能安的苦悶，使她想追求快感，追求人生的心懷打得碎片不存，使她發現了和這個人充分不能共同生活下去的悲劇。

——唔，你那麼執着生！」

他夢一樣地尋思後，發出這沉悶的太息。沉悶越迫得緊。

——對了！」

她縱橫的豪氣這樣答了。

——但是，舒粲幾回要和我去自殺。」

——哦！」

黎晴聽來有不能名狀的悲容，易巽還在自言自語地。

——她何時何地都可以和我去自殺，只要我願意同她去死。我卻沒有答認她。我沒有答認她的理由，老老實實是爲着你。而你又並不是願意和我同死的！！」

又是浩嘆，以無謂的眼光看着黎晴。

黎晴爲他底話幾乎消失了意識，極不自然地勉強一笑便甚麼也不見了。

待她從喪神後抬起頭來，滿身是冷汗而且在微顫，五臟有如刀割的痛楚，她雖想試問易巽——「舒粲那話是真的呢還是故意來誘惑你

的？」——但一想到這不外是去討他的厭的，他現在信她如信天上的神女。所以她底眼淚直滾直下了，她踏出了房門外。

「我是不能和他同死的！這話他明明是說——我不如舒察那末愛他。」

他今天時時刻刻說要死，要死，這到底是甚麼心呢？

啊……！他是愛她，愛着她，深深地愛着她！

他在愛她又不能得她，所以他愛死；他愛她的狂情沒有出路，反把狂情移到我身上來找出路，所以他不要生。

他前晚和我的愛歡，昨夜同我的快樂，都全是因愛她的情不遂，纔到我身上來找出路的！！

啊！所以他對我是那末發露未曾有過的狂情熱愛，所以他像另外一個人對我的愛！

那是……那是他把對另外一個女子的愛拿來對我了，我是承她人的乏而供他歡樂的工具了！！

而今呢？滿足後的今天，看他對我的態度吧！狂過了此刻，看他給我沉醉中的莫大的打擊吧！

他仍然是愛她，最初的戀人是她，最後的戀人也是她！

暗雲籠罩了她底心頭，想來想去是這末一套悲感。她這段牢騷的悲感，看出了迷羊的易巽實在可憐；看出了痴情的自己更可憐。她赤心的純愛，哀啼啼淚淋淋的五年來打出血路的赤愛，在目前不是一個幻滅麼？

而妖毒的巧舌，倒是他心裏永遠的女神！

她斷定他前晚突如的熱愛，昨夜美滿的成熟，決不是依他愛她的順序會有這麼熱鬧的一天，那全是他愛舒燦的狂情未遂，把愛移過來

的刹那的表現罷了。

這刹那的現象，自然是只有一度，此生一去不再回來的了，從此仍是陰鬱的空氣，永遠要看他陰慘的面孔了。

從這段牢騷的悲感，帶出了她慘痛的決心——

『呀……脫離!!』

靈魂都在戰慄地沉嘆。

這決心一萌自她底心田，如雷打下了她底頭上，連人帶地都不知
道墜落幾重地層下了，如冷水沐浴的冷汗洗遍了全身，她微震着如失
了魂魄。

空寂擁抱她脆弱的殘骸。

易巽也在寒氣包圍的房中悶想——

『我對舒粲的愛究竟怎麼辦呢？……啊，我不能放棄她，尤其不

能放棄他那柔軟肥胖的肉體！她肥胖的肉體呀，是我一生曠曠的結晶！！是我追求着願爲牠而死的！

然而環境……我環境中的黎晴，爲我痛苦了無限的黎晴！我靈魂的深處奧處，愛着她那顆可愛的心的黎晴！我又不能拋棄她。……在我靜肅時，我底心如明月懸空時，我又深深地只愛着她！！

唉！戀，愛，畢竟是物，是肉！……愛，畢竟是物!!!
我做惡魔去麼？！執着這個底心又去拿那個底肉？……
哦，我是個惡魔也罷，但我不是惡魔……

所以我苦，這就是苦痛的種子呀！……你們女子，單純的女子呀，你們只知道長說愛，短說愛，誰知道我底苦痛的所在？！
唉唉，我底心！我不能離開也不能結合的縈呀……！我們爲甚

麼是這般痛苦？！我們不能相愛着生下去麼？……

徧徧你有你底丈夫，兒子……而我，也有我底愛人！

啊，苦痛！苦痛！……啊，我要死！我願死！唯有死可以葬去這苦痛……」

二人在隔壁的房中各各底悲想不同，各房中呈顯的淒寂是一樣。黎晴還不想把「脫離」的意思拋露出去，她又隱痛含溫的向他來了，想從容地問明他的究竟，她底心中，還是怎麼也不想和他脫離，她還愛他深深地愛他，不能因這一回的事而忘記他對她好的一切。

斐然也參加這重大的談話了，熱心思摯的斐然，很希望他們能有圖滿的和解。

結果是失望了，因為易巽底答話是：——

——我不能拒絕女子的進攻……拒絕別人是人情上辦不到的。

——怎麼不能拒絕呢？」

——女子來愛我，拒絕別人是很對別人不住的，我沒有這種勇氣。」
——哦！……這就是你底弱點了！這就是你的「悲劇的性格呀！」

斐然嘆了一口冷氣，把頭一扭昂憤憤去看天，黎晴灑了些無可奈何的傷心淚，別了。



凜寒緊迫的黑夜的濃霧中，黎晴和工人貧民混坐在嘈囉囉的三等火車裏，慘慘的淚滴滴地望着窗外添黑的夜景，漂渺的心緒四顧淒迷淒迷，她迷迷糊糊地思前想後，想到易巽那樣地對她，那樣地答話——「我不能拒絕女子來進攻！」想到這裏她心碎了，她想：「我也真去死麼？……不，我有我的工作，比愛更偉大的工作！」她想通了，若要爲她底工作救她底身體，就不能不毅然決然離開她那如暴風雨侵凌

她的易巽。

下了火車，狂風殺殺的吹拂田間的夜道，吹送她進學校，在路上她越確實地明白易巽是對她長吹不斷的暴風雨；而反面她又要藉他底熱纔得生，藉他的愛纔得活。

可惜的是易巽不能鼓舞她底雄心，銳志，不能督促她勇往，進取。他只知知道發揮惡魔的祕奧，沉溺頹廢的生活，而追求熱烈的肉的快乐感；陶醉虛偽的墮落的歡情，而把生命投在頹廢的陷阱中，並拖着黎晴也同去犧牲的一個糊塗混沌的腦袋。

她搖頭了，她底心海如滾滾沸沸的火山岩在煮沸，要震發出來了，她咀咒他的線美的嬌唇，咀咒他迷人的美的表情，咀咒他求愛的銷人魂魄的綺語，並咀咒自己對他的愛。她已從沉淪的海波中醒過來了，要使勁地翻身躍出，救出奮勇的自己了——自己是有奮勇的火

把，藏在靈魂的深處的；自己是要帶血帶箭的奮鬥，衝鋒，站在前線的一員的。

寒星照着她底心靈，她彷彿看到了傷痕滿身的民衆前的她未來的遠影。她無知的軟腳踏著校園的衰草，黑貓般一梭梭上樓了。

她俯伏淒寂的桌前苦想了半個鐘頭，悲吊她純真的情愛誤投給了混沌的腦袋；可憐她有救的愛人中了妖媚的毒箭，而她光明的心湖閃出赤誠的談吐，又不能拯拔那縱情的麻醉了自己底神經的他出苦海，而引他到光明的途中來！她傷心失望極了，腦幕裏唯一的方法，是通電下野了。

通電下野？……她茫茫的情熱正要寫下野的通電了，她憤憤然拿出了紙筆來，沉痛的悲哀的將浩浩蕩蕩寫下去時……

「呀，不能！！我是有血有肉的人，我怎能離開他，怎能離開他而

過那悲慘的孤獨生活呢？！我愛他，他也愛我，我們怎能拋棄這愛的興奮劑，而能強烈的生活下去呢？！』

一切的憤激後飄揚着『愛』的玲瓏光彩，心魂顛倒地她又走上了『愛』的迷宮魔殿，她倆往日的幸福，繁華，迷戀的結晶，又似雲流霞展地一幅一幅演映出來……

十六

黎晴病了，昏昏糊糊的整整睡了三天。三天的時刻所體驗的，還是偉大的不可思議的『愛』。她從絕望中如看到了光明，她發現了偉大的生命的力，還是凝集在『愛』。並且愈想愈覺得要立在血光包圍的戰場上，愈要借偉大的魅力的『愛』。

『好吧，我決心再愛他！』

她這樣一決心下來，仿若從困窘中蘇活了。熱愛易巽的心，如潮湧澎湃的激動她！使她一想起他便增無限的樂；想到他的可愛，她心魂又是一番甜酸甜酸的陶醉，而病臥床中不能去見他，又徒使悵惘悠長。

她想他想得沒有法子，病中的焦念，真是不啻「一刻三秋」。她寫了三封信給易巽，要他到學校來看看她；並且爲她整月的勞動所得的一筆款，那是靠不住的幾張虛偽的紙票，非快去兌換牠恐怕兩三天後是不能用的廢紙，她因自己不能動，很想易巽來爲她拿去用掉或兌換，但易巽總沒有來。

一班班的火車到來，她心躍躍的在描畫易巽來了的情景，描畫他那飄逸的影子投在她靈魂的眼眸，她樂極的展開雙腕如愛神擁抱青春

去擁抱他，這擁抱要從她底心海贈送他無限的柔和，熱愛。但，一班的火車去後，她又驚詫的失望，失望，……她信中的字字句句和她日內的生活，她底魂魄還浸在幾夜前的快樂的陶醉中，她底各細胞和長流的血，也還靈活活激亢在那一度驚人的陶醉中。這時她是一個完全的人了——完全懂得了愛情的人！

幾天以後，她扶病去見她底愛人易巽，易巽冷然斜坐椅中，使她如臨着一陣不快的寒風。

——我病了，你接到了我的信麼？」

——接到了。」

——爲甚麼不去看我呢？」

——我忙。」

他託辭說他要爲××雜誌趕文章，其實他並沒有動筆。黎晴急焦

了，察覺他並不甚愛她，更不以那晚的陶醉看成是他倆底愛情成熟的紀念，她用光芒的眼光一瞥他後，感覺莫大的失望。她卻還不想洩露焦灼，還溫溫的依戀的伏在他懷中……

——我一見到你得到了安慰。」

她邊說着眼簾滾出幸福的淚。

——哦。」

他冷漠漠抽他的煙。

——我不論是怎樣悲痛難過，一見到你我就變成無限的喜歡。

她淚光灼灼的精神很緊張。

——爲甚麼？」

她恨他這樣含糊，冷淡，幾乎想從她心底深處吼出悲憤的力來。

但她抑住了爆炸，慫慫而溫婉的。

——爲着我愛你啊！真的，自從那晚以後，我對你更增加了幾倍的愛，我現在還在陶醉中喲。」

她說完了心很輕鬆的，耳鬢眼唇間，吻他一回痛快。他仍是冷冷淡淡的使她如坐在秋風的園地。

她心痠難過了，淒然的認識了他——他當晚的狂情熱愛並不是爲着愛她，如是愛她，他熱烈的愛戀總有繼續的表現，怎麼一醉後便如燈下的死蛾呢？

『破裂了！』

她感到在這渺渺茫茫的愛的長途，單靠她一個人純潔的愛是不能維持下去的，美妙的愛的生活已離開他們了，舒粲這怪酸怪妖的奇蹟，已替他們帶來暴風雨的永劫了！

『但是不要流淚吧！我的愛既如美玉無瑕，我沉毅，果敢吧。』

她如裂的心還覆着了平和的面紗，急轉談鋒說到病去——

……

——「既然是這樣，你又是淋病了。」

香煙從他嘴上掉下，他顯出不安的神色了。

——「彷彿彷彿好像是的，真痛苦啊！」

——「不管怎樣，就去給醫生看看吧。」

——「你不是說你的病全好了嗎？怎麼還會傳給我？」

她這淘氣的話不過是駁駁他罷了，她並不悔她又染上了這個毒病，愛情的結晶，這是毫無疑義的必然的痛苦。

醫生診斷的結果，她是來得很急的淋病。

✽

✽

✽

✽

✽

美事的後背要下地獄，她漸漸苦痛不能走路了，似刀割的痛楚越

迫越厲害，她坐也不安睡也不安了，她壓着下部咬牙着忍痛着悲嘆着喊着，哀切切淚淋淋，慘痛勝過夏娃墮落了受處分，她淋淋淋淋小便出血了……歡樂的誘惑後，死的慘痛！這時，這時，誰去分擔她的苦呀？

她坐在易巽房中的圓椅上了，轉轉搖搖痛不能忍也不能歸校了。又是淋淋淋的一回一回小便放了血……

——去給醫生看吧，雖然是這樣晚了，但沒有法子。
——沒有一個錢怎麼能夠去呢？

又出了一回血來，還是斐然看不忍了找了五塊錢來了，晚上再趕去看醫生。



黑暮緊迫看不見三尺遠的人的眉頭，他陪她從醫院出來，叫她獨

坐黃包車回他家裏而他坐公共汽車回來。在離開他半分鐘後，黎晴覺得異常不安，心跳跳的回頭望他來，並疑心他何以不陪伴這樣痛苦的她一道回來？這種驚異一直到家一刻鐘後她更增加驚異，萬分難過，一刻又一刻的她由這種驚異起了恐怖，她心慌意亂的拿住一把頭髮在窗上望眼欲穿了，她激動的血液要把自己急暈了……他還沒有回來！他還沒有回來！……她眼不轉睛的從窗上望下里的入口，總沒有他底形影回來！她疑，驚，又懼，怕他是自殺去了，她底心早碎了。

命人到街上看了又尋，回信是——今晚特別戒嚴，路不能通行。她緊迫的碎了的心才稍爲鬆了一下，安心多了。

但她總不能安心的，因爲他近日帶着一種死氣，七分他是自殺去了，他自殺去了！……她冒雨點和風寒，忍痛着跛到街上去，幾條巨大的警察狗，正持着棒在街上追人亂打。苦力，女工，少年工人們硬

要通行那條街的通被打過，街上晚歸的職人瀰集無數都不能通行，黎晴每一見警狗毒打工人，便想到自己若是張飛，定要擒了那些走狗那些警犬，擲碎幾塊去……

她美貌俊秀的易巽終竟沒有來，沒有來！他看一個穿洋服的俊秀的壯年閃過來又驚心是她底易巽來了，但一回兩回失望的笑話鬧了不少。她終於衝破了警察的嚴圍，徘徊到街心去，警察也諒她是情急的迷女……她狂女一般地在街上瘋……

黑夜因難關消逝得真慢！兩頭阻塞的街衢她踏復來去無厭，街上已被歸人充滿了，站倒臥斜倦倦困困……

他還沒有來！他還沒有來！她急瘋了，忘了她底病了，街上潮湧的人都當她做狂女看。她跑來跑去不停地……



——我們去自殺吧！——

溫暖的咖啡店裏，她誘惑的嬌聲。

——是呀，我昨天還想自殺，今天也想自殺，但今晚我只來看看你，我有話和你說。」

他沸騰着熱血，炎熱的表情。

——甚麼話？說哪！你離開了S州，就把我忘了嗎？不嗎？」

她嬌妖妍媚的去親他底嘴邊。

——我受了一個大打擊，我猛醒了。」

他遮遮掩掩的，呆呆的語調。

——我總能夠安慰你吧？甚麼大打擊，都不要管牠！」

她捫捫他底頭髮，又倒在他懷中，表盡媚態。他彎下腰，吮着她部部的肉體，就想死在這快感的幸福中。但熱烈的剎那一瞬去，他胸

中又是壓着無數的石塊，靈魂教他開聲了。

——你不要向我再說這些話了，我們今天的見面就是最後了。」

——啊，怎麼?!你相信了黎晴的話，竟不愛我了嗎?!」

——我不是信了那個的話，我那一個的話都不信了，現在我只相信我自已了。」

——相信你自已!你不是很愛我嗎?……你要愛我啲!你要和我一同逃走啲!……去吧!我甚麼都準備好了。

她拚命地向前進攻。

——我不能和你愛了，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了。

這是冷淡的話聲。

——嚇……!爲甚麼?到底爲甚麼呀?……黎晴竟有阻當你的力量嗎?她竟有這末大的力量嗎?」

她狂亂的找住他，又乖巧的使她魅力的媚眼，獻她唯一的寶藏——嬌笑。這嬌笑是迷人心骨的嬌笑。

——她底力量比誰都大。」

——咄！我就和她來比比力量看，我就要你和我同跑。」

——你沒有她那末大的力量，你拖我不動。」

他故意的坐着聽她拚命地拖，扯，嬌媚，她一切一切，都不能動他底心了。

——哼！我就要你跑，我要拖你和我同跑！我拖得你動的！我定要

你和我同跑的！這世界上唯有我是配你愛的！！

她嫵娜的獻嬌使媚，拖他，拖他，騎上他，搖她肥嫩的肢體。

——放下來！我有淋病。」

——我不怕，淋病會醫得好的。」

——黎晴得了淋病，是我傳給她的，她在那裏淋血……她苦痛極了……她睡在醫院的床上，醫生替她治療的時候，她是多末苦痛啊……！唉。她，她眼睛裏瞟出的光，似恨非恨似怨非怨，她痛苦的愛的靈魂的光!!!……我：我只一瞥，只一瞥她那道靈魂的光，就感覺她的愛真偉大極了，而且不能不使我感覺甜蜜喜悅，不能不使我胸上感到痛痛打打的愉快，流出感激的眼淚來，……她那道光，她在病床上放出的那道偉大的愛的靈魂的光，使我就像在黑夜的沙漠中看見一顆亮晶晶的星光，使我迷路的人得救了。

他迷迷濛濛的熱情地說着，她燃着妬火眼光灼灼。

——你迷了哩，你迷了！快和我跑吧！——

——黎晴那樣病着，還叫我和你跑？！——

——我們跑呀！不要管她。」

他舉起一雙發抖的手臂，不知是要抱她呢還是要殺她？室中充滿
恐怖의緊張的空氣，桌上的盃盤狼藉。

沉默了好久，他才壓下憤昂，用一副兇臉對她。

——你和我跑了！模竺又怎麼樣呢？他現在回來了。」

——還管他嗎？我老早就對你說了：我一點都不曾愛過他。」

——但你實在是愛過他的，你說，你們的結合全是黎晴弄成的，這
簡直不是話！！你是真真的愛過他呀！你敢說沒有嗎？」

她被他底雄聲駭震了。他還追着逼問。

——你說，你是不是愛過他？

——唔唔……愛過的。

她是微弱的聲音而羞澀的。

——對了！你愛過他，還和他生出了小孩子，你現在不愛他了，你現在說愛我了！你要拖我跑了！

我這個身體和性格，是不會使那個女子幸福的，你就是和我跑了，你能夠愛我多久呢？……三個月？兩個月？至多是半年吧。」

他這時浩真和舒琪對他說的話，都響震在他耳邊了。舒粲失色畏縮的不能說一個字。

——所以我對你說明：你還是去愛你底模竺吧！你同他是最幸福的，他那末愛你。」

——而你呢？」

——我愛黎晴！以後我要專心去愛黎晴！！」

轟轟烈烈的他倆的第三次戀愛，老以為必操勝利的舒粲女神，這

樣無顏的掃興的不得收場了。

十七

冰霜凝凍的深夜，因戒嚴不得歸家的露宿街上的人們，好像坑道壘載的石塊，在那裏動都不能彈動的被黑夜和凜寒吸着，雖他們心中也有思念家裏的親人的，也有憤慨警犬的可惡，痛恨無理的壓迫的，也有想喫想安睡，恨惡在街上熬夜的，也有目中照耀着爆炸的K州×黨舉事的炬火的。這天，這時，正是前年×黨在K州起事的紀念日。

黎晴也這樣想過這一切的，激昂的眼光銳銳的流射在黑夜茫茫裏。而今夜，今夜，是，反常的高壓把人心壓在困苦無邊的大海裏，是陰慘慘森嚴嚴的絕望！世界的革命，消除人類的階級，得到自由平

等，這熱流狂潮等推進的世界，還不知到那一天才得實現？

「啊！我唯一的路還是戀愛麼？不，決不！！」

她靈魂的心聲這樣吼出。燃燒在她今日心上的戀火，正要換面目去繼續震撼世界的火焰，爲人類解放痛苦的他日的爆炸。她底心轉變了。

她自決地這樣剛剛安放了底心，一轉情潮又苦思着她底戀人，蒼白的臉上堆着不堪的焦急，陰慘的暗雲森濃的迫進她憂鬱的胸底，她受不住這壓迫的激攻，長嘯復短嘯地嘯嘯那說不出的悲痛。

——巽！巽！巽呀，你歸來！……

她喉中啞啞的呼喚起來，瀟灑的淚滴又豪放的流出了她活潑的愛。

——巽，你回來！你回來！回來摟住你這可憐的愛！我將一切饒恕

你，恕你一切的不應該。

巽！巽！你快回來！」

這咽啞的呼喚總有一百聲，旁人聽不到她底呼聲，只看見她與奮的淚長淋，悲美的紅唇動在悲美的面部，朔風吹着她底斷髮飄滿一面，從幽暗的電燈下看去她，彷彿玲瓏俏麗的狂女，哭倒戰場上招魂的悲慘。



『投下去吧！投下去吧！黃浦江的憐水，葬去我的悲痛——永遠！』

他望着平波慢流的江水，想鼓舞勇氣對裏面一躍，而那滿江的帝國主義者底商船戰艦鎮在江心，交雜着弱小民族底糞船帆船與小火輪，向他示威着現實的刺激感如此強烈，撲殺了神祕的幽玄的誘人自

殺的髻鬚迷離的因詩必烈洵。

『到底我還是要死的，投進去吧，我底勇氣！』

可憐他像個初次墮落了的姑娘，羞羞憤憤地又向江水的另一處去，好像祈禱似地祈天賜給他的死的勇氣。他滿腹後悔的羞愧的淒慘的情緒，恨不得如風吹塵埃般把他吹到江心去，立刻消滅他苦痛的一切。他望江水如望溫暖的母懷，柔和的愛人底心懷般，欣然迷往地只差最後的一躍了……

『啊！汪汪的流水，我來了……！』

—— 巽呀……！巽呀……！你回來吧……！！

黎晴心上底呼聲不斷地在叫。

若是以太有情，該傳送她瑩澈的淚光，哀影，飄到迷離欲絕的易巽眼前去。若再用太空的巨眼來觀看：一個像經不住風的弱柳，蓬

亂着頭髮在街上狂飄直撞地，慘慘淚淋淋的咽啞咽啞地在喊她底易巽；一個悔恨滿胸，又加上一方面失了歡戀的苦痛的祕密，亂七八糟的在回憶和自省，昏沉沉迷戀着快樂同時也看破了人生，他苦悶的心胸再受不住『生的壓迫』，受不了『美情和罪惡的矛盾』，所以只是頹傷頹傷的徘徊江岸。視線每一投給平板的黃浦江水，必激動着殘酷可怕的兇眼，一看可留戀的地平線上去，又感着討厭，恥辱，身軟軟冷悄悄地連一嘆息的生息都不願有了。

『啊，投進去吧！我再無顏回我底家……』

他像犯罪的僧侶，苛酷的自責着心越迷惑，迷惑，恐怖的感情唯願江水作他最愛的忠僕……他沉默了，只候死神的黑旗向他展開。可是那繫燈幽亮的江面，是活浮出帝國主義躍梁的一幅魔畫，那魔畫裏，沒有讓他悠然地無感覺地投進去的道理。

易巽到底爲甚麼要自殺呢？……：……：……和他同一樣性格的男子大概會明白吧，他是最狂情的，他雖然一面想愛一位如『女神』一樣的女性，要把自己的心身專獻給她；一方面又意志極薄弱，經不起嬌妖巧笑的女子底媚態的誘惑。換句話說：妖笑的魅力，足以征服他一切的一切，脂唇媚眼，肥胖的肉體，是他充實的滿足，最快樂的帝國……

今夜，今夜……：……他和舒粲不得不最後分別的今夜……：……在他理智的命令只好憤慨割開，因爲他心底森嚴森嚴的藏着有對黎晴的愛。但他對於舒粲的沉潛的狂情，妄想，沒有達到最高度的結合，總有不甘休的一種勢力橫暴在他底血管中……

舒粲呢？不論是她的手段，居心，暫時的須要，和千鈞一髮的成敗上，她有萬萬不能放鬆他的必要……

她投給他的熱和哀和憤，激情的最後的悲感與淚淋，在他看來，是宇宙震破的哀慘的笛聲。

『怎麼能離開呀……？』

『我不能夠放他！』

……

痛烈的悲劇在他心上開始了……

這烈痛，這悲劇，是迫着他自殺的了。

所以他躑躅江濱，自己對自己的質問是——

『我怎麼還能夠回去呀？！我和人一樣地都是罪惡的兒子！而她是

一位女神呀，一位嚴厲的女神！她決不會寬恕我底罪，永遠地

不會寬恕吧！……我怎能忍受這罪惡的苦痛呀！』

他長默了，他想到了黎晴的病——想到了自己賜給她的淋血的病的悲慘了……

✽

✽

✽

✽

✽

許多警察的心裏，都好像共通的證明了黎晴是一個類似的狂女，他們因她的哀求，給她喊了×區的警察長來了，她帶着可哀的表情，沒有修飾的向警察長陳情：

——假若你們看見一個高瘦俊秀的青年通過，求你們放他回家去！
她悲淚的咽硬的向警察長說着，一個大如牛強似虎的兇漢冷笑的搶過來問：

——那是你的甚麼人呢？」

——是我的人！他就是我底人！

她震動着調子說出了平日是引爲害羞的怎麼也說不出口的話來，

滿臉堆着可憐的悲感。

——不要胡鬧！……他是怎麼樣式的一個人呢？」

警察長吐了兇漢警狗一聲，裝出通人的樣子問黎晴。

——是一個長瘦的文人，全身穿的黑洋服，外套後背破了一塊，洋褲破了左腳，黃皮靴，灰色闊邊絨帽，青和紅的花領結，戴黑眼鏡……」

——唔，唔……他住在那裏？」

——就住在這裏面××里××號。他來了無論如何請你們給他通過！因為有特別的事情。

警察們交頭接耳在唏唏議論，每個都是以好笑的面孔望着黎晴，大概是看她們這情急的瘋狂的態度，使他們可笑吧？也因此他們相信她不是危險份子吧？警察長都答認了，叫黎晴回去了。

若是智慧的火光向黎曙閃照時，處着這緊迫的恐怖的紀念的霄夜，她該渾身都是抗奮的熱流狂潮，咀咒這吃人的世界的黑暗，而驚痛解放人類的光明，還深埋在這黑茫茫的夜殼中，非自己勇敢，集團，去突破這黑的夜殼不可！但她現在整整的心身，都牢在『愛網』之中！

這在她是不可思議的迷惑，真是想不到的愚蠢啊！！

十八

『愛網』？

從全身的悲哀打出這個電報霎映她五官之前，她似冒了紅火地梭梭替寒慄的眼眸，拖着凍紅了的手足，帶着病的煩痛回去了。愛網，

愛網……：這個影象，梭織着波蕩着總不離她突出的輝亮的眸瞳。她多年沉溺在愛的苦痛，到今夜才得到了這個名辭。

「愛網！愛網！蜘蛛的巢而我的穴倉！推廣一點說：這是我的生命的牢獄！這在我想奮飛的魂底翼上，是多末使我屈辱了啊：……！多末使我沉滯了啊……！」

她坐在易巽的書桌前越想越怒了，她想到自己底過去與前途，異常恐怖起來了，無名的恐怖一堆堆一層層，飛也逝飛也來地顯現她眼前，她一生涯的愛之結晶的成績，五花八彩的戴着假裝的面具向她嘲笑，使她像困守在網中的病蜘蛛，透過網去將歷來和易巽的愛史，在反映的布幕上看過心撒意酸——



她起先看到的一幕，是在廣大的森林中，畫眉在樹梢唱歌，微風

款款夕陽映池水紅，那時易巽對她的崇敬，相投，玲瓏的瀟灑的背影飛矢，使她怎樣地感到生動可愛啊……！

及至雨蹟凝雲，電光刺眼的傍晚，他們並排着沿走密林的池邊，他向她唱着青年負騾女浴水的歌，那歌是指墮了胎的舒榮和他自己失戀的傷心。就在這雷電轟烈的夜遊，他要黎晴向他表示了愛。

在森嚴偉大的黑森中他們依懷着走了，激激打打的情炎，激成他們最初的神聖的接吻了……

響雷和激電在他們頭上不斷地交作，大雨響玲玲潑潑而來。在當時，黎晴會驚極的想着——

『這是多末恐怖的象徵啊！這恐怖不是我們底愛底象徵麼？』

他們扶抱着走出了豪雨淋淋的森林，在小店裏喝了盃牛奶借了雨傘同在一把傘中走回東京市了……

第二天，他叫黎晴把昨晚的愛暫時打消，說他還爲着舒粲在苦痛煩惱的信奔來了。

黎晴對於易巽的愛，無驚不怖的只有昨晚這一夜，這是最初的一夜也就是最後的一夜，自從接到他的信後，她便墮入悲惱的深淵中。



第二幕映出的是——易巽對黎晴的愛又進行了，有過她躲在易巽的曼陀中，纖腰委在他底腕裏踏雪的月夜；有過舒琪生日，他自己的頸挽在黎晴的帷肩中，散步月色曬白的田間，他找她有三十六個的接吻；有過中野的森中，他們沉醉神祕的愛，沉醉詩劇的愛，被他稱她爲「森姬」的一幕；也有過並肩遙道廣漠的淺草蕭條的樹林的大久保森中，他抱她坐在身上看那慘淡的紅月，談心在橙黃的天空下汽笛突破而來的晚景中；更有過北風激吹蕭蕭的楓葉投進窗內，他和她融融

的悅樂的共被圍爐談心着坐到天亮。

這些純潔的愛好，心投意洽的交遊，說是愛人，愛到了靈魂的深底；說是朋友，好到了無話不可說的關頭；說是同志，他們都是有向上的精神而勇躍的，都有反抗的火焰，想對社會負起改造的責任的；他們互相敬愛着，靈魂互相擁抱着，只爲着前程遠大，他們自覺地明白不能沉溺在愛裏，不能不培養遠舉高飛的羽翼後再說愛，所以他們的關係是純潔而最美的，當時他們還都是唯心論唯靈論者。



到第三幕，便全部是物戰勝的世界。敏感的舒粲不樂他們的戀愛，用她智慧的手段把他們的愛打得落花流水。在這裏是不忍述女性的嫉妬心，和少婦有了丈夫又要占領情人的魄力……也不忍說舒粲再愛易巽的動機與對黎晴的手段……不過說說易巽自再愛了舒粲後的瘋

狂，和他給黎晴的悲哀罷了。

舒燦自從在易巽給黎晴的信裏，看到了他寫的——他愛黎晴愛到了九十九分，只一分不愛；而他愛舒燦不過僅僅地愛她一分而已——這句話，她便一天一天研究修飾……借物的美去征服他。

瘋狂的易巽醉心她紅艷的濃粧，她染成霞紅的唇與染成蘋果一樣紅的兩頰，是他追求不厭的樂土了，也是他讚賞不遺餘力的了，他每—看她美麗的服裝與嬌笑與妖媚，便心馳魄往地讚嘆這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的桃花，而氣憤憤的說黎晴就是沒有這種不可思議。

不但如此，他沉毅的精神墮下來了，幾個月全在遊玩中，他並且和壞朋友弄成一氣了；又讓一些的朋友幾個月住在他底房中，他不再看黎晴了也不管她的痛苦，黎晴寫十封信去也得不到他一個字了；他不向黎晴說明「解愛」，反對她說：『等我愛了一百個不相干係的女

子再回頭來愛你吧，你記着！我心上最深處的愛人只有你一個，但我現在要去瘋啊，狂啊，醉啊……』

這是使黎晴多末摸不到頭緒的痛心的話！

黎晴聽到這話後想決心拋棄他又想索信拿住他，這戰鬥在她心上苦痛了一個月。爲決心苦了一個月！她是這麼弱而無用嗎？不，是因當時易巽正和舒粲再度的陷於昏迷熱烈之中，黎晴連看他的魂影都看不到；還有他的壞朋友，結成團體，使黎晴不能親近易巽一步，他們捧出舒粲來做傀儡，使易巽因舒粲而決絕地絕斷黎晴；他們還有錢請易巽吃東西，上館子，看戲，遊玩，他們還會騙易巽要怎樣怎樣去做生意，將來可以發幾百萬的財……總之，他們的目的是要絕離黎易的愛，要趕快把易巽自海外騙回國來，然後易巽的腦力，智慧，可由他們任意宰割。

這一來，易巽的腦中心中，幾乎沒有黎晴了，黎晴每天兩封掛號信去，如是者一月多，易巽沒有回她半句話了。雖其中黎晴有幾次送白茶花，紫堇及紅海棠去，但易巽房裏除了一兩位好朋友外，其餘滿房是蟲，滿房是屍，使黎晴滿懷的熱情說不出一句話，坐不安三分鐘，恐怖的眼睛帶淚地別了。

黎晴完全是幕外的悲劇者了，她一走出房門，裏面便活鬼似地對她嘲笑，易巽卻心柔柔的跟着她，送出她，唇眼間也表出不少溫溫的沉潛的愛。

但他一回到房中，又被他們名正義順的捧出舒燦來做傀儡，他又像被監視了的罪人，不得不把對於黎晴的些些的心思忘去。

黎晴心灰了，力窮了，寄信的錢，去看他的車錢，早已想不出法子了，但她還鼓着最後的勇氣，七角錢一朵的白薔薇買了三朵，並買

了一瓶葡萄酒一同拿去，去決定她最後的運命！

這天，房裏除了易巽再沒有別人，因為黎晴早有信要那些人今天都走開……談談的結果，易巽說他是爲了自己的藝術，爲了朋友，不得不想首先發幾百萬財來，發了財，才能成就自己的藝術並成就了朋友，然後在西湖邊上建座魔殿一樣的堂宇，叫許多朋友都去住，黎晴也在朋友之一，可以去住住……至他深藏的隱意呢？不待說是如焚的愛着舒粲。他又看着黎晴樸素的服裝很不高興地說：

——怎麼你總是穿黑衣和灰色衣服呢！我喜歡女人穿紅衣服。」

完了！他的性格和思想變到那步田地，使黎晴怪驚怪痛心了！貧困的黎晴那有錢穿衣服給你看看呢！也去找一位供給自己的繁華的生活的男人來做丈夫然後去愛你麼？

※

※

※

※

※

第四幕排演的是——一閃明一閃驚急灘流紅波了。

黎晴已決心不愛他了，同時她陷於悲痛的深淵，死神跟着她招搖黑旗，已經有兩個多月，她也無一時半刻會離開死的念頭，猛烈的苦痛太深潛入了她的心身，兩個月中她突然老了七歲。這是她從來的悲痛中的最悲痛的一椿——

突然，易巽拋棄學校而歸國的日子定了；突然，易巽和她遊植物園了。絕望的警鐘告訴了她的苦命後，她今天是一切一切都沒有說了，唯有淚海未乾的淚水，還感物傷懷的澎澎湧出……

他看見她流不斷的熱淚，以為這是自己給她的傷痕，他冷冷的陰鬱的握着她說：

——你不要哭呀！我本想帶你一道回國去，無論到那裏去我們都一道，但怕是沒有錢用，我怕那時都吃苦，反兒大家感覺沒有意

味，所以我決心弄錢去，等我發了大財……：

你等着！三年後，我一定回來找你，和你生一個好小孩子，一定的！你不要忘記!!!」

他明徹的眼眸大聲的說完了最後幾句，沒有道別便冷風般馳去了。

『天呀……！這是個甚麼瘋子呢?!』

黎晴短短的嘆了一聲，便暈茫下去，看不見天青日白園裏綠。

薄雪鋪遍了郊野的原林，耶蘇教的信女羣集的婦人Home。因為雜着異教徒的黎晴在，自稱未來派的瘋子易巽，搖着菲薄的黑曼陀，斜戴白帶的闊邊黑帽，大蹈闊步地踱過了景色濛濛的深長的花園，駐足松柏葱蘢茶花盛開的窗下了。

——晴！晴！——

黎晴從窗上俯下去看，心房擊擊打打的了不得的高興。

——我早希望下雪，一下雪我就邀你踏雪去，現在我來邀你，你有錢出去麼？」

他抬起頭很玲瓏的說了，從美麗的唇間流露不可名狀的愛嬌。

——剛剛有了兩塊錢。」

她說着投下一個柿子。

——那末，你快換衣服吧！」

他掠過柿子迷笑迷笑的吃起來。

黎晴喜出望外的換好了衣服，聲音調和表情活潑的到窗前去問

他：

——就去呢還是你進來坐坐呢？」

——你先把錢丟給我吧！」

她用紙包着兩個銀塊擲下去。

——我不和你出去了。」

——爲甚麼？」

——我想看粲妹去，我把這兩塊錢買酒同她喝去。」

說完便風馳地跑了。

這是多末刺激心肝的悲喜劇啊！這不可解的他心中的激變，使黎晴感到冰火兼來的慘痛，她呆呆地釘在窗角，轉着恐怖的雙眼，看到自己底這種生活，仿若洶洶的急灘流着血紅的瀑布！

從此黎晴重病不能起床了，悲與窮攻，真病得可憐，她知道她的病是不容易快起來的，她不死的心還想他來看看她作最後的分別。但幾封掛號信去沒有回響，她越急病越沉重了。

婦人 Home 的長輩少輩，一班班羣集她房中來，像看她臨終的樣

子，像替她送終的嚴肅，但這些異國的女子當中，竟沒有她的愛人來插進。易巽正赤懷熱耳的在對着舒粲痛飲，臨別前夜的熱炎炎的痛飲。

這次重病沒有言語能形容黎晴的悲痛，只有她一次昏死一次轉來的悲淚和嘆息可以免強形容……易巽的影子和心，無一分鐘不在她眼底浮動。

易巽走了，和舒粲愛濃濃淚淋淋的別了，他沒有告訴黎晴。一個月後，她扶病無方設法，借來一個金鐲當了，帶病追到西湖，追來和他最後的訣別。

——你跑回國來做甚麼！我愛着粲妹，我永遠愛粲妹！我不愛你，我也沒有愛過你！……

我回國的時候，在門司看了一個穿紅衣服的人，我以為是粲

妹，當時我高興萬萬分，就想高聲喊出來，我驚喜地一躍，差一點點就跳到海裏了……」

當黎晴拖着病喘着氣，奔奔跛跛的回到西湖剛找着他，她長征的跑了路的第一口急氣還未曾吐出，易巽便像雨中底閃電碰高山地對她發雷霆，怒氣冲天的迫向還未站穩的黎晴去。

砰然一聲黎晴暈倒在他面前。

悲慘的情節是說不清的，一天下午，他來訪黎晴忽然倒在她膝上，幽默了很久纔換一副愛相的臉色對黎晴說：

——我想和你痛痛快快到旅館裏去住幾天來，你願意麼？」

——不行，你不愛我。」

——我是從心想痛痛快快和你過一下的啊！你想我真不愛你麼？

如我不愛你啊……我還是處男哩！」

黎晴呆了，再被他閃閃的愛光刺入肺腑，那美麗的深誠的愛光刺入她多感多情多愛的肺腑，她像個從監獄裏叫出的囚犯去享聖餐的戰慄不安………

他在黎晴桌上，左一個右一個將他底××器畫了五六個圖出來，並說明在未給醫生割開以前是什麼形相，經了手術以後又是甚麼形相……像他那種形相，不經手術是不能用的……

這個聽着的囚犯，微振着肢體顫動齒牙，酸快酸快的又憂慮又歡喜，對於他的要求畢竟以搖頭表示了。

大家都沉默了許久，易巽忽然浮出一種無意味的薄笑。

——我離開東京的第二天，榮妹不是去找過你麼？」

——沒有，那天我正病到暈死去了。」

——嚇！……她去看過你的！你還逼了她，罵了她。」

——哦！……逼了她甚麼？」

——你逼她不許她愛我，你對她說：如果她愛了我，你就要殺死她。」

他說着從懷中拿出一封粉紅的信：好像找出了鐵證一般地拍的一聲五六頁的粉紅信紙展在黎晴眼前的桌面。

果然，頭一節寫的便是——

「我最親愛的巽哥哥喲！

自你歸去了我是怎樣地傷悲怎樣地難過呀，我七天沒有梳頭吃飯了，只想着你想着你在悲悲切切地流淚……

你是曉得的，我照你囑我的話，在你去後的第二天，我是去看過黎晴了，我原來的意思是想安慰她……但是呀，親愛的巽哥哥，你知道她是怎麼樣對付我？這恐怕你是想不到的吧。

她不許我愛你，她還逼我，罵我，她說；如果我愛了你，她就把我殺死去！……啊啊！我最愛的巽哥哥！她這樣逼我我怎麼能堪喲！我這樣愛你，你也那樣愛我，她硬要從中來破壞我們呢！巽哥哥喲，我們是一齣悲劇了！……」

黎晴讀到這裏巽急把信收回了。「不許再看了！不許再看了！」地二人搶成一堆。

——你相信嗎？我沒有說這樣的話。」

她憤憤的心令她發抖，臉上也浮出了霞紅好像害羞，囁嚅的老老實實的這樣說了。

——你一定說了！她絕不會說誑的！！

他忽然變成了一副老吏酷官的面孔，大聲的毫不客氣地一口死死地咬住黎晴。

黎晴像碰着了惡靈的圍迫，恐怖的戰慄的喉嚨像啣着了石塊說不出話來，唯當日舒燊來訪她的情景逼真的演映她底腦幕和眼中，——是易巽回國了三四禮拜後她來訪過她一次，她化粧得像隻花蝴蝶的嬌艷，玲瓏的嬌滴滴的並有點肉麻的樣子去抱着黎晴說；

『晴姐！假若一兩年後，我要到南洋去找巽哥哥哩，你肯幫我的忙麼？』

『我能做得到的總幫忙你。但是你要我幫你那一方面的忙？……金錢？……還是力量？……』

向來頗愛她對她沒有嫉妬而只是討厭她可憐她的黎晴，自信自己對她說這句話是赤心的剖白，而非嬌姐造作。

『金錢力量兩方面都要，因為我要到南洋去找他總要用很多錢，並且還想你護送我去。』

「好的！不過我是永遠不會有錢的，護送你去這是我絕對的願意。但他一旦看見了我們兩個人，你不怕他又會難選擇嗎？」

「不，你一把我送到了離他不遠的地方，你就轉身回去就是了！……」

「你這正是說中了我底心！我是不會再見他的了。不過你去找他，你是決心拋棄模竺，專去愛他的麼？」

「那你可不必管這個。」

「我正要管這個哩！若是你真心拋棄模竺去愛易巽，你若真有那樣徹底，我是盡力幫助你的！因為我始終看你和易巽，是天生成的一對戀人，我願犧牲一切去成就你們的美滿!!!這是我能對天發誓的！」

黎晴這慷慨激昂的從心的深處吐出的話，榮舒聽了暴跳起來，鼓

起可怕的眼睛，突出兇相的鼻子尖銳的叫出；

『呀……！你的話可怕！！我怎麼能夠那樣做呢！……我和模竺是最幸福的呀！……』

『不錯，你和模竺是最幸福的！你和模竺也是最愛的！所以你當時選擇模竺和他同棲，不和易巽同棲。』

『是呀，我最愛模竺的，他，是我唯一的人喲！』

『那你又爲甚麼要我幫你去找易巽？』

她有些變色了，不高興了，並隱約的在恨黎晴了。

事實就是這樣。

黎晴一邊在眼中演映着這事實，一邊繪形繪影的把這事實說給了易巽聽，易巽並沒有聽到似地，只是興興的蠻氣的肯定黎晴底罪。

——我想一定是你說了，她那末天真浪漫是絕不會

說誑話的!!!」

冰塊壓碎了黎晴底心房了，她突痛突冷的如失了知覺，傷心極致但呆着。她很痛心易巽是這樣一個『不明』的人，痛心他不肯相信良友的忠實反去聽那毒舌的讒言。

『唉！讒言的魅力竟能使他蔑視忠摯的朋友底答辯！……啊！連朋友都不能夠和他做了！』

她深切切地這樣感着嘆着，舒粲底毒舌竟破壞了她們美妙的交情。

『完了！一切一切都是做了一個美麗的惡夢!!』
她決心不愛他了，他不可愛了。但她從此還在紅濤紫浪中波動，
血路的生活無始無終……

悲劇演到這裏算第一部告終了。

十九

第二部所演的，再不像第一部那樣明顯，那樣緩悠悠緩悠悠的了。這好像電閃雷鳴的粗強迅速，驚人的刺激連環的一圈圈的單個的一閃一閃便消了。

頭一幅，啊，那可歡可嘆的！

新年……酒後……旅館……沉醉的樂園！

可歌的，可泣的，沉悶的愛戀，到如今……到如今呀，才得夢一般地花放影醉！

朝霧瀰漫混沌的喧擾的市面，我們從旅館裏逢初次的歡情出來，熱融融的走着，那是怎樣地甜蜜，歡樂啊！雖說我並未知道甜蜜

的極致，這氣分，這融樂，好像全市面都是化爲融樂的土地了，我們帶來了歡樂，活潑，無限的力量！……我們和往來追逐的人們，擠擠前往！……

*

*

*

*

*

她——小喬的嬌笑，連我也要被她迷了。但我的魂魄呀，還沉醉纏綿在那初次的甜蜜中……

媚眼嬌笑，是易巽寧以生命去博得這一刻之歡的，易巽又迷迷糊糊地入了第二新生，或許是他的沉淪？……

我已染了苦不能言的花柳病走不得路，常跛着足捧着腹慘慘悽悽的去見他，但討不到他的情熱愛撫安慰了，倒討到暴，怒，不理解，吵和疎遠的冷徹心骨的悲哀……

我看他雙眼釘着小喬激發愛的火，不斷地偷看她底兩笑窩，小喬

化粧他也跟着她擦雪花粉，小喬吃糖他便守着小喬床頭的餅乾箱，小喬燙髮他也橫在她懷中請她替自己燙髮……

唉唉！我雖不嫉妬能不恨他嗎？……我哀願他親近，談話，想優容地訴出自己的病而不能，他，只顧向小喬賣弄乖巧風情，我能不能不怨他麼？……

＊

＊

＊

＊

＊

三星期後我的花柳病沉重了，他，要做官要省親去了，我一步也不能走地還跛去每天找他五六次，但總見不到他的影子……

唉唉！眼淚，悲慘，恐怖，只想發狂……

找過他二十幾次的第四天後，他突然來了，那是他和小喬動身的晚上，人和行李都上船了，他才下船來辭行，他不知道我是切心切骨的悲痛，看了我流淚他倒大發雷霆道：

——我是永遠只愛你一個人的！你這樣不了解我真使我傷心！！——

✽

✽

✽

✽

✽

他的來信變了！沒有熱情也沒有親切，也不大關心他種下的花柳病並且忘了這一層……總是幾句冷淡的套語，唉，這是比冷劍的劍口還可怕！

一面，卻總是 Miss 小喬 Miss 小喬稱讚不已的，Miss 小喬 Miss 小喬的甜蜜，美妙……

這真使我芳心碎了！花柳病也越深固越危險了！子宮，卵巢，卵膈和尿道，痛楚得不堪不能彈動不能上床下床，而自己又不工作又沒有一個錢用……

我日夜在悲哭慘痛中……

✽

✽

✽

✽

✽

——你真願意和我結婚麼？」

——願意的，我就想和你結婚。」

——黎晴我是愛過她的……」

——你現在要和我結婚！……或者你去和黎晴舉行一下結婚，就丟她不要管了，你快來和我做情人！……」

小喬這睡在他懷中的迷人的話，使他魂銷魄往地只顧追求瞬間的快樂……他在追憶在海船上他和小喬同艙的神祕，追想從H埠他倆雇了專車，他倆乘長途汽車往C州時小喬睡在他懷中的舒適，甜蜜，快樂……

啊啊！我知道了這些，能不怪他——能不怪他賜了我的毒病就忘了我麼？！……

痴心的我的慘病日深日厲了，貧病悲愁嚴攻，我唯有死路一條！……

深刻的黑瞳輝出慘淡的光，我唯有顫動着唇兒，床頭啼泣着：
『巽呀，你太壞了……！巽呀……！你太壞了……！……！……！』

* * * * *

易巽的官癡正濃時，被朋友的電報逼來上海了。

『啊！他回來了，我唯有殺死他！』

殺他的念頭一秒鐘比一秒鐘在我心坎深刻下去……

易巽回來了，他見我一把眼淚發出冷的悲笑，一個鐘頭後他突出激情的利眼向我發牢騷：

——你真是疑心見鬼的……！……！我此生只愛你一個人，絕不會去愛別的女子！如果你天死了，我就孤獨一生！！

小喬……！……！小喬他現在就要和別人結婚了！

欺瞞有時候是好過神仙的靈藥，我一聽到這話，不特疑雲消去，

並責備自己不該疑他，重病好像立刻消釋了。

唉！一等到甚麼都明白……明白了他和小喬的痛快的接吻，小喬要求和他結婚，小喬要他做她底情人……我又怎能不恨他欺瞞我呢？！……

欺瞞！欺瞞是怎樣地可怕呀！

幸而那位革命裏的顯官，××黨的分子底太太，做了母親的如今的孀婦，被易巽捧為天仙的 Miss 小喬，她又把『愛的舵』轉了方向。他，不是被那位擅長嬌笑的寡婦拋棄了纔回來的嗎？



『啊！他每次的回來是給我快樂幸福呢？還是來帶我走『黑暗的
路』？

只要把愛的視線對準着——戀愛是求靈的安慰，是求肉的滿足——

來說，他每次的回來，總有幾分像 Faust 中的惡魔，參進了我的生活中！

自從他第一次回來——從南洋帶了日本妓馬來妓白妓和國產妓女底毒病來皈依我，我底靈魂雖像找住了一線淒幽幽的光，身體已墮在黑暗的盡頭了。身體墮在黑暗的盡頭，同時靈魂也在黑暗中幽囚！

我清潔的身體被毒病累了的慘淡呀，我高飛遠躍的心被拖住了不能發展的悲哀呀，這有誰知道？有誰知道呀？！



第二次他回來——小喬和別人結婚了他回來……

他風流的心只會掛着風流的甜夢，愉樂，忘記新作的小巢是爲伴我醫病的了。他誘惑的力太大，千方百法，我自制的心又弱，陷入病上加病的苦痛的深淵！

病上加病的苦痛的深淵，死的恐怖排在目前！我哀淒淒慘切切地日日在呻吟着，坐看雄心壯志化爲灰燼……

唉唉！我無抵抗力的弱者喲！自責呢？責人？……
愛的網，愛網，一網打去了我的生命！

唉唉！倘若致病的原因是一場佳夢——是醉魂銷魄的佳夢也罷。而我，哦！我是弱者的易感！我是愛情的奴隸！我是獻身的殉愛者呀！

哦！瞬間瞬間，盡是獻身的瞬間！瞬間瞬間，全是慘淡的瞬間！……
『人生』『快樂』『真價』這些光明的一面，運命是不讓我懂得的，運命只留下黑暗的一面給我！

*

*

*

*

*

第三次他回來——他願放棄舒綫而歸我的回來，雖然，雖然是開

了快樂的紀元，而精神的憂鬱苦痛，毒病傳來的淋血的慘痛，這不仍是在黑暗裏翻滾嗎？

啊，我這永無光的黑暗的路！可怕的黑暗的路！！一段段一段段地展開我眼前！！我看得來戰慄，發暈……

紅的女人綠的女人抱着他牽着他在我底胸上跳舞！玲瓏的毒口，誘他和她抬着毒箭來打我底胸膛！

而在他迷去了的當兒，還說我一切都壞，惡魔醜鬼都不如的壞！什麼我不能使他悅樂哪，什麼我沒有不可思議哪……又什麼我這悲劇的性格悲劇的身體，是無論那一個男子碰着我，都會浮不起來哪！

這些，他都大書特書的寫在他的戀愛日記中……

灰心！他一變心就這樣對我不要良心！我還能忍受麼？……想忍受也不知道要怎樣去忍受！！

哼！他太厲害了！！……

他要來愛我追我的時候，就讚美我女神似地。他一變心去愛別個女子，竟肯大書特書；『她那悲劇的性格和悲劇的身體，是無論那一個男子一碰着她就會浮不起來！』

他是這樣無理地在筆記裏宣告我的死刑，當然是看我有不能滿足他的，……他呢？他是有百足的資格給女子愛的麼？他是百分能使我滿足麼？

他固然可愛，但他不知道我正是取了他的幾分可愛，我底精神就專注在這幾分去擴大我對他的愛，而把他的不可愛的都掩埋下去，永遠不提。所以他只聽到我說他可愛，聽不到我說他不可愛，聽不到他也不能使我滿足的。

這不是我的虛偽，是我以為求異性的百分滿足我，這是無論求到那裏都求不到的，只能就我最愛的人中，選出他的幾分可愛去確定它，珍重它就行了……

我是這樣確定他的可愛，珍重他的可愛，以他的可愛去掩蓋他的不可愛——記着他的滿足我的而丟開反對的一面。

啊，這就是他敢於驕傲我的，就是他自以為他是那末十百全的男子，該把他的十百全的可愛分給無數的女子的麼！？

這就是他對於愛情鄙吝，常要我給他百分足的爱情，他才給我一分爱情的麼！？

這就是他的頹廢，任性，流情，喜歡沉在酒精中的快樂，對我做出了壞事而不負責任，讓我一個人去痛苦的麼！？

總之，他太相信自己十全百美，對我的行爲太可怕了！尤其是他

寫的——「她那悲劇的性格和悲劇的身體，是無論那一個男子碰着她就會浮不起來！」這句話，真使我太傷心！！

我和他誰是悲劇的性格和悲劇的身體這個顯明的事實，難道他還不明白？而竟忍反過來在文章上是那末寫！

阿，假若他真是這末想，假若真是無論那一個男子一碰着我就會浮不起來，我絕不再做拖他沉淪下去的罪人了！你浮吧，躍吧，飛吧！我將解脫——從複雜的人生根處，將『愛』解脫！！

我現在雖然還是在愛着他，我對他的愛還像一株待盛開的花，千萬朵艷彩烈紅，正待他溫暖的陽光催開的。他要我永遠睡在他對我的愛的溫暖的搖籃中，這也是我歡心樂意的。但他愛的搖籃中能睡多少女人？他愛的搖籃是否暖溫溫？

他流動的癖性既不能因愛了我而拒絕妖婦來進攻，他還要在搖動

中把我暗刺痛擊，將我底心肝蹂躪得粉碎！

這樣，我還愛他，我的犧牲真太大了！……

這樣，我若還和他抱起來愛，我總覺得擁抱的中間，有一層隔膜——這就是大紅的衣裳，巧的笑，肥胖的股肉搖搖，摩登女的風騷……

啊，她！只有她才對了他戀的情調！只有她和他才是天生成的一對戀人！

他非她的嬌妖巧笑不樂，非她善媚的那惡魔的技倆不能使他的靈魂陶醉，也只有她那肥胖的肉體，才能滿足他在酒精中尋求的快感。

性格他倆也對調，一個是資產階級十足的根性，秀秀的少爺還是頹廢派的瘋子；一個是錦衣脂粉的少奶奶，物質的權化，還是個徹底的惡魔。

我是另外一種人，是永霜凝不凍我底心。我是從奮鬥，奮鬥，經了無數的辛酸險惡奮鬥出來的，受了無限的苦難飢寒壓迫奮鬥出來的……我和他們她們，都是這不同的敵同志，我不能做他底愛人，更不能做他永遠的伴侶！

啊啊！生性不同，我和他的結好，經了多少悲哀多少煩悶？！我和他這短短的結好，崩毀了我多少有修養的品性！我的性格因這結好弄壞了，一切一切，我驚痛而驚醒了！

不得不和他割離了，雖覺得割離他有不能生存的悲痛……

他既不能和我相愛相攜向前線一齊飛跑，反拖累我深陷入煙霧層埋的黑暗裏了！使我如伏在網上的病蜘蛛，看那五花七彩的恐怖，看那化粧的似惡魔厲鬼演出的不堪耐的襲擊的影戲！

啊！這是我投在他們的愛之網呢？還是投在自己底愛網裏？

我要從暗淡的煙霧的層壓中搏出來呀，擒着那消逝的生命的力！！
把它，拿到人類的社會裏！征，往，擊……

二十

我怎麼投進了這網裏來？不是兩年前革命的熱心未遂，顛連，疲敗，踉蹌地竄進了這網裏來的麼？……正是！！

視死如歸的熱心，把身體獻給了革命的高潮……天下太平的暮鼓，把忠魂盡趕出荒原邊地！我是被趕的小小的忠魂之一！

決死的身心既不能死，落魄的，疲敗的，踉蹌踉蹌地找不到出路，踉蹌踉蹌地竄進了這網裏來。這豈不是時代棄人的鐵證？無聊無聊之極便對愛的網裏滾……無聊之極唯有對愛網裏滾！

當我在武漢時，環環俟我只待我表示愛的人，有如環山的狼羣。他們，雖有種種野心蕩意的壞種，也有赤心可感的數人。

譬如矢一，他的熱烈，他的誠心，他悠容進行的步驟，他懇懇的問病贈藥，隔天一問付藥一包，這樣一個多月。他的請飯邀遊，每禮拜六的晚餐是他定請的，他必親自來邀請，又老是叫他留德的青年朋友作陪伴：：他在席上勸酒述懷的情景，拋露深心的句句，執着我底手教我表示意思的他微顫的呼吸：：這都是使我現在想起還是心魂作抖，感激的淚水不禁衝出眼簾來，然而我不愛他，雖他有魁梧的身體漂亮的姿容，我只同情他，無限的同情他而已。

又譬如可翼的痴情，他自從屬心於我以後對我的痴心真可憐又可笑，他總是追隨着我，依依着我，伴我散步於夕陽黃昏：：當我和別人談話時，他必傾向於我，雄辯闊論；當我工作時，因我愛花，他將

可愛的盆花一盆盆搬在我桌前將我圍繞；筆墨信紙，咖啡可可茶，朝夕爲我預備送來；幾萬言的情書一束束，述他的深情戀慕；怪我對他不親切不表示，鮮花一把送來流淚又啞哭……結局，因我拒絕他同脫離同跑，他死在黑暗勢力的毒彈了。

他們兩個，前者以××黨的活動巨臂，後者以××黨的著作分子，都慘死在惡毒者的手中！

還有一位奇拔的鎬冰，他，無論愛我愛到怎樣地深心作難，他總讓濃綠的神秘填塞胸膛，從沒有半言隻字的表示，但無微不至的體貼我，照顧我，每看他秘戀的滋味麻木了喉管時，他囁嚅的語音和眼中投出深刻的神光裏，寫出無限的深心妙意在我面前，使我感着神顫魄驚，不知該怎樣去應付？

他的愛法是那末畸形高超，他愛的程度是深不可測的，他愈把愛

抑制愈煩悶，愈抑制愈像發火的未雨的悶天。每看他對我周到的行爲，便預着他的熱烈真摯，使我一感受要驚心流汗。但我只能感激他，尊敬他，怎麼也不能發生愛。

如何那些愛我的人我都不愛不愛？偏偏疲敗踉蹌的竄竄竄，竄進易巽的網裏來呢？我又不知道他還會回來的，我並沒有想到此生還會有見到他的機會。這是天支配我的運命使他來的麼？這是天授他支配我的運命的麼？

不，我不信天也不信運命，一切都是心和物的要求，輪轉，推移的自然現象——我可以解說在這裏：

當我在廣漠的森林中看見他絕美的姿態，動人的神光，突然震動了我底腦漿奇驚怪喜，我以爲無心的蝴蝶，嬌囀的畫眉，也都是爲他而快意蹁躚，歌鳴婉轉的……我認他是從古井中救護了我蘇甦了我的

恩物，我對他有無限的愛着，以爲是平生的理想到今天才捉到了，並且感到如燃樣的生之力，漲出我的內身來……我對他不敢戀更不敢得他爲我底所有，他，是美是理想，是指導我的理想熱力行爲向上的燈光，是引我向創造的魅力的焦點。

感物融神，我最初是不能不親近他不能不愛他的，最後也不能因他的糊混，變遷，墮落，而決絕他的……

三年後他萬里來歸，唉，他的來歸呀……！我是怎樣地驚心震魄悲惱啊！他一來我如臨着血的迴潮——痛心，悲恨，喜悅，興奮，交混着迴環昇降於心田。想拒他，又繫戀戀如割片肉痛；想愛他，又焦煎煎如刑餘的死囚往地獄醉春風。

橫怒，憂鬱，心痛，愛火，滿積胸中衝突；真理？虛幻？高潔的引退呢？盡頭去追求？迷迷惑惑，腦裂心惶，愚痴愚痴，不知誰方該

是我走的路！

畢竟是有血有肉的人，感情能作一切的主宰。他既脫了墮落的外衣，倒臥在我這血淚乾枯的情海，我又不是沙漠的海底，自然感激的怒潮猛湧橫溢，雖如劍的冷智總想斬斷這苦悶的一把情絲，但一碰着他的柔和，可愛與追求，我如燃的情熱又騰起了愛的翅膀，冲天逐浪的一任雄毅和他一樣去追求……什麼拒絕，勇退，全沒有勇氣。

麥田青青春江風暖，我和他行樂柳絮飄搖間；絕了解放的呼聲，爆發慘敗後的繁華市上，逍遙我和他一對快樂的鴛鴦；每回在電影戲場中，我們的手是緊緊地握着；蔬菜淡食的桌上，我們總是笑咪咪如飲蜜糖。他意識的承認我是他最好的伴侶，我感激歡喜他是我唯一的安慰者。

呀！神秘之門將為我們展開春色，危險哉，當頭第一棒是惡魔的

痛擊！！

我只能光啓迷惑的星眸，看他懷抱桃紅的嫣笑！！唉，一閃着流光，飄然我的神喪！

唉，是我投在他們的愛網中呢？這網是我自織的？……

沉寂的寒夜東方將近魚肚白，黎晴伏在易巽的桌上想得腦袋刺刺地作痛了……

*

*

*

*

*

噠噠的步聲響在外樓，黎晴起身向房門口一躍，打開房門，呀，易巽回來了！

她眉眼間飛舞着歡喜難言的神態，一圍抱把他抱着。而她底心却在恐懼，跳動，懷疑，這是魂呢？是影？你翩翩來的是人不是人？

——巽！你真的回來了麼？

她髻髻在夢中。

——真的回來了喲！

他冷然的單調

——我以為你自……自殺去了……

——我是自殺去過了的！

——哦……！

她毛髮都像豎起來了，悲絕的調子眼瞪瞪望着他。他像空手歸家的獵人，虛蕩蕩跨進自己底房中沒有精彩。

片時啞默。

『他為甚麼早不自殺遲不自殺，偏偏當我的淋血時就去自殺呢？』

她淒淒的眼色配給他無限的敵意，把憐憫他的心變成了恨他是個無情的惡魔。她想怒鳴了，確實他不是真愛她了，悲焰與憤焰噴噴燃

出，火花暴散她狂態的眼瞳，她要一躍和他決鬥了……

奇怪的一動不知誰的生命碎？……

啊！憐憫，同情，體貼，愛，一齊湧發占住了她全部的感情，她垂青的銳眼越看他越想把他的捲入靈魂底旋渦中去！永遠把他關在『愛的花園』裏！

她翻過頭來撫慰他，痛吻他，想喊他一百聲『愛！』決鬥的心消到千里外了。

——你到那裏去自殺的？——

——黃浦江濱。——

——那裏沒有誘惑你去死的因詩必烈洵，你畢竟死不成功咧？——

——是。——

——你一個人去自殺的麼？——

——是。」

——你爲甚麼去自殺？當你傳給我的淋病在淋血的時候。」

——我受不得這樣的苦痛呵！」

——我一切都原諒了你，不是一切都原諒了你麼？」

——是，但我的罪惡使我太苦痛了！」

——人要吃苦着求生，把自己的苦痛罪惡擔負起來去生的！」

……

——你想你死了你的罪惡就乾淨了麼？你死了我不更苦痛麼？」

——我死了還管那些嗎？！」

他哼出冷徹心骨的厲聲。

一個寒噤把她駭住了，眼淚長淌短淌地，她憤恨他糊塗，混沌，無情，並深刻地明瞭了所愛的對象是個永不愛她的惡魔，但這又只能

怪自己沒有迷惑他的魅力。

她沉重沉鬱的嘆了一陣氣，淒然默默的憐他愛他的心又大大地動了。

——你冷吧？靠近我些！」

她把火燃熊起來，張開溫暖的襟懷把他抱着，像慈母撫抱愛兒般撫抱他，也像受驚的小兒找住母親般依偎他，心裏在默默想：

「你這瘋了的痴人！你這迷路的小羊！到頭回來了，回來了！我感謝……感謝……」

突變的喜悅把她融化了，她把他撫了又撫，捫了又捫！，雙手抱着他柔軟的頭髮不住地親，昂奮的微笑掃開了她一切的痛苦，抱着他搖搖歎美他是個可愛的蠢貨。

待她把閃閃的注意一再在他身上打照，他卻總是冰冷的臉色如涼

秋的厲風，全然沒有感覺的平安呆鈍，全不顧及黎晴對他的安慰，心態，更不像知道她的病苦。他這般的漠然如冷劍刺中了她底心。

談了些不見他同歸，後來在街上狂了地尋他的話，也談到她和警察交涉的話……但他總是平淡的，略說了弄口的警察把他全身打量，讓他通過的話……他總是靜靜的，安閑的，儼如太平的國度裏底幸福者的典型。她越驚詫了。

——我肚子餓了，要東西吃。」

食慾驅使他底眼睛發火，只希望食物快到口裏來的表情。她不理他，出奇的悲酸的坐看他的食慾燃燒……

——我肚子餓得很，不知道有甚麼東西吃沒有？」

他突鈍的問。

——我不曉得你家裏有甚麼東西！」

她銳氣的如消磨了元神地答。

半鍋鴨炖海參，熱燙燙的他吃了一碗又一碗……他越哈喉哈喉的吃得愈甜，她愈看愈覺得悲酸的激潮塞堵了喉管……吃過後他很快活滿意，柔和的眉毛和適意的眼睛，笑迷迷的鎖起，薄闇的唇間，也顯示不思議的平安。若不是他自己說：『剛自殺去過的。』誰能推測他是剛從死生的關頭裏爬出來的哩？！

她沉悶沉悶的看得忍不住了。

懶腰如柔絲的飄到她懷中求安逸了，沒有表情沒有熱烈的只有輕柔的呼吸，只待她伴他去安息了，一副平安的死氣沉沉的模樣。

——哼！我會承受你的來投靠麼？……你像個剛從自殺回來的人麼？你像個完全沒有感覺的笨物！——

她隨着她將要出口的心話把他撒在一邊，沉鬱，悲悶，燥火，都

爛熱的爆發了起來……



——你做甚麼呀！……我好好地待你，你這樣對我！」

這淒厲的聲音，容色，是他們挑戰的旗幟，戰鼓。

——夠了吧，你始終是不愛我的！看你剛纔回來的情形是怎麼樣？」

她氣極了，恨他糊塗，混沌，只知道衝動，衝動——全然沒有理智也沒有感情的本能的衝動！恨他常常騙着她去愛那些妖冶的婦人，還要被那妖冶的婦人迷惑，毒蛇似地反過來對她瞎說不要良心的話：恨他風柳不如的柔弱，沒有男兒氣概去自殺……

「啊，他！他真是我的愛的對象麼？……他這回的變心全使我看破了，他破產了！！他破產了！！」

想到這裏，感傷的彩色激出了她溫蘊的眼淚。傷心他從前伶俐活

潑的深沉的眸瞳，如今變成了無光的冷炭；心痛他往日的愛嬌玲瓏多感多情的強有力的印在她腦裏的深痕，此刻彷彿消散在淡煙薄霧裏飄渺的亡靈。

這恐怖，這傷心，閃避不去！倒如蜿蜒的毒蛇，把她底心兒咬住。

她炯炯的眼波發出了狂火，易巽剛纔回來的冷淡，無表情，既不像自殺者的悲哀煩痛！又沒有對愛人的情緒安慰互相擁抱的痛哭。這，也確是使她爆發的導火線。她全部的悲哀都着火了，烈焰沖沖的大爆發了……只得驚天的震動……

「你頹廢吧！流動吧！騙我吧！去自殺吧！……唉唉，此刻我顧不得利害，只顧得愛！……我的愛太受傷了！！……」

翻滾來她只是這樣想着，愛人的血，手上的刀……如夢如狂的在她擴大的眼裏儘打圓圈……

像世界告終的沉寂，也像火山爆發最後的鎮靜……



刀光，刃影，皚皚的閃耀幽暗的電燈下；赤血，鮮屍，模糊的橫呈暈迷的狂女前。翻弄人生的惡魔易巽死了……

哈哈！哈哈！……這是她舒情的笑聲。哈哈哈哈哈……

哈哈……的笑聲越震響，她從來的積鬱一鬆一鬆的如從肩上解下了千斤重擔，哈哈哈哈哈……哈的笑聲愈緊張，她連環的積鬱傾瀉傾瀉的消逝……她全輕快了。

她星動的眼眸只有刺人的光波沒有了淚；她微顫的嘴唇只有嚇嚇的慘笑沒有語聲和哭聲；她狂亂的髮絲眉毛豎着却不是怕將臨的刑罰；她柔軟的手臂垂着但或許還有自剔的力量。

「你厭世觀者喲！我結果了你！給你和世界脫離了……

你肉感的追求者喲！請到廢墟的古宮殿裏去求吧！……

你浪漫派的王孫，你惡魔派的結末者喲！和半獸主義時代的妖姬蕩婦，到荒塚裏去享樂吧！……

你頹廢派的祖宗 *Bandelaire* 底最後的弟子喲！到死去的地殼裏去沉溺怪異的幻想，神祕，尋求詩的美吧！……

新的潮銳的火，早已燬蕩了你們頹廢的地盤，你唯有到死的大海裏去求頹廢的美吧！

新的潮銳的火要消滅你們頹廢的地盤，讓出這新的地盤給新青

的少年來發展。這新的地盤是「力」的地盤！這新的地盤是少
年的集團的力的地點！！

你去吧，去吧！用我底鮮血淋你去！……」

她咽咽哽哽的不成聲音的心聲浩浩蕩蕩，幻妙的淒慘的光景髣髴
鬚髯……脚踏的地旋轉，眼看房屋顛倒……

沒有警察的笛聲叫市，也沒有人濤波湧的喧囂。報曉的晨雞遙啼
喔喔，只要刀光又輝耀的一閃，鐵窗風味可逃免吧！？

『啊啊！我爲誰要結果你呢？我不讓我的愛做「愛的叛逆」！』

雖是銷魂的陶醉只有一度，我要拿你做永遠的捕虜!!!」

可怕的刀光又一閃，熱的血交流着冷的血，悲，歡，愛，惱，樂
悅，統告了結束。血光煥煥瞑目的眼前，沉寂，沉寂……



瞬眼顯出了另一個舞台——簡單的廚房兼飯堂，餐卓旁還有一張
娘姨睡的床。粗的幕布半掩着睡所和廚所，易巽和黎晴在那裏微動
着……

他們都帶來了新的活氣，深藏着堅實的內部的生命，活躍着赤裸
裸的生命的魂，雖表面還像一塊冰——一塊如燃的冰。他却決不像個
個人主義者了，也不是戲弄浮生的奢華的倦怠者了，也不是如在夢中
徒向美的生活裏逃避的怯弱怯弱的頹廢者了。他們，他們都同是不
怕世界人生運命是如何地苦難重荷，都以斷乎的決心去膽負起來，朗
明的，微笑的，向永遠的路去，都是燃燒着熱烈的菩提心的精進的勇
敢者了。

黎晴清純灑落的容色，強烈簡約的調子開口破半點鐘以來的沉寂
了。

——巽！我不愛你了。」

她直斷的決心覺得說出了這聲是她整個的靈魂都自由了，但殘留的留戀又感到這是割心肉的悲痛。

——哦……！我這樣不可愛了麼？！」

愛的火熾着悲的焰，淒楚愴惶的閃出他藝術的美眼，他的聲音比雷電還驚人的奇怪，他眼波的刺戟像從人底靈魂中狙擊了一樣甚麼東西……

他們都像壓迫壓迫的感到空虛。

——不，我還在愛着你……但我不能愛你了。

——你不能愛我了!!!……啊……，是！

這當頭的一棒給他更受了強烈的洗煉，他痛恨因襲的受動的頹廢精神，打碎了他的人生。他頭搖搖，體騷騷，他眼裏瞟出悔恨的光，

矚出愛的光，矚出突然轉變的青年的魂……

他這刺人的愛光，銷人魂魄的愛光，神聖的青年的魂，意志的青年底魂，只要一瞥見——一瞥見不由不嚇嚇驚住，心魂格格作跳，並且，那活閃的強印，永遠不能忘記的！

黎晴呆了，想哭了，但同時她解放的心在那裏擴大……易巽再顫顫震震的吐露他的意見。

——你不能愛我了！……是，我太使你吃虧了！……
他咽哽的停着。

——但是，你真蠢呀！！我正決心不愛舒粲了，我正決心拋棄一方面只愛一方面……我現在決心只愛你了，你又來和我絕交！！

他說了緊把黎晴抱着，黎晴也振着金石的聲音問：
——呀！幾時決心不愛她了？

——今天，我今天什麼都和她說清楚了……我說我愛你，我和她不過是一點狂氣一點好玩……我不能很愛她，更不能長久地愛她……你信我好了，我現在是真心很愛你的。唉……！自從我們由S州回來之後，雖然表面上很平和了，我說只愛你一個人……其實我底心總還是掛念着兩方面，我愛着她又愛着你，我總是苦着苦着，其實那裏平和了哪？……直到今天，到今天我才把心決下來不再愛她了。我真的此生再不會愛她了，我這樣自信！

——模竺回來了，你見過他麼？

——見過的，我對他說明了——我愛你……真的，我此後只愛你了！我要和你快快樂樂的過這一生！

唉！別人到這年齡已經是飽享受了人生，把人生享受得不耐煩

了。我們可以說是還不知道……」
說了他又是溫柔的愛撫，緊緊的擁抱。

這一來使黎晴很難爲情了，她稍爲弱一點就不能貫徹自己的主張，她底心軟軟碎碎的幾乎失了主宰，就會被他的愛喚轉來的。

——沒有法子，我已經是這樣決心了。

——哦………！

他哭了，獨立幕前抽抽的悲哭。他向來以爲有桃紅的顏色可追逐，置之不管的這一片清白的隱香，一旦聽她輕輕地逸去了，這時才感到深刻的悲哀的滋味。

在他哭得越傷心難堪時，黎晴倒感覺這是無上的痛快，復仇的痛快。平時她受他許多的欺凌，現在是小小報復。但這頑想決不是她的根本思想，也不是她對他的手段，不過在狼藉的生活中，她覺得易巽

這遭遇，頗能使她愉快。其實她心坎上的主宰是解放，把愛從男女的狹小範圍解放到社會人類去，解放男女的重重疊疊的桎梏，把自己的生命理想拿到前線上戰場中去！

——你不要哭呀！若是我們還有愛的話，把牠拿到別的方面去發展就是。

這話使他的心越嘲鬧了，他感到人生極無意味——過去如流水，現在多苦惱？未來海渺茫！這是人生應負的三個無可奈何的影戲，悲劇。

——你真的不能再愛我了麼？晴！

——不能！……這是我下野的通電。

昂揚的這聲不獨是她標出心頭流出的意志；怨恨的和復仇的意義也多少有幾分，因為剛勇的她平日受他的氣太多了。

但她畢竟是解放者了，受意志的命令，是徹底的力的解放者了。她深刻地體驗夠了愛的悲劇，現在要把愛的淒慘，愛的陶醉真摯的搬到別的方面去發揮了……那怕前方是猛烈的攻擊迫害她，她總以排山之力去發揚她波線的火花。

她也並不把向他面發揚波線的火花這點看作是她的責任。不過是她脫出了愛網的最愉快的自由罷了，是她活動的興趣罷了。

——啊！聽你吧，我覺悟了，你實在太苦了！你滿身的受傷，的病苦，十分七八是我所貢獻的，我所造成的，而我又不能把我所下的這些惡的毒的痛的種子剷除乾淨……

晴！只怪我脾氣不好，性格又靠不住，你該怨我恨我的，我實在太對你不住了！

但我沒有法子，現在我曉得，曉得你許多的苦衷，我以後決不

會再無理地使你苦痛，請你原諒我！

我以後誓不再愛別個女子！

我和舒粲的戀愛，這一次算煞尾的煞尾。真的，我以後縱使是和她見了面，或是她想再來捉我，我也不會動一根眉毛的了。

我將永遠是你世上唯一的好朋友，唯一的愛人，願你不要通電下野，永遠睡在我對你的愛的溫暖的搖籃中！

傾吐這感人心絃動人顏色的情辭他是怎樣地熱情真摯可愛呵！說完了，他又激情的如鷺鳥張開強大的健翼去擁護雛鷺般擁抱她；也像勇士在薔薇祭前擁抱他要結婚的愛人般，氣高志勝的對她表出無限的愛慕，這緊張甜蜜強有力的戀慕，是他對她開始的第一幕。可惜是演在他們的戀愛告終時，使她看來真有莫名其妙的難過。

——謝謝你！我是很不容易決心的，然一旦決心了，也是同樣地不

容易變更的。」

粒粒的淚滴掛在她眼簾上，這是甚麼淚滴呢？

他也難過了一陣，突用強調的聲音：

——我實在愛你無邊！……！

灼灼的愛光對她刺入，這愛光非狂情也非慾火，是純潔的聖美的，是唯有青年時燦爛的風光中所必備的一種神祕的可愛。

『唉……！』

黎晴深深地嘆在心中，分離的愁緒再感染了他的愛火，她也熱焰中燒的在分離的瞬間表露妙絕的沉默。

生動深刻的沉默。

——真的，我實在愛你無邊！固然，我現在對你的愛的內容很複雜，並非單純的戀情。但你想男女的關係，能夠以單純的戀情

維持一生麼？」

平日黎晴只要聽到這話的十分之一，便會心魂銷碎地被他顛倒，但此刻她是洪水也移不得她的如磐石的主宰動。

——我說了，雖是我們還有愛，把它移到別的方面去發展。從此我們把男女的戀情解放，努力做朋友不好麼？」

他沉默了一會，改變了迷戀，眼光放開了的神色，高叫：

——好好！我聽從你！！

——啊，來！我們做朋友，做同志，同向革命的路上跑去！我們投炸彈也來，開機關槍也來！」

她握着他底雙手活躍喜跳。

——投炸彈也一齊來，開機關槍也一齊來！……好好，我們隨便到甚麼地方都一齊來！……然後黎晴萬歲！易巽萬歲！」

他捉住她底雙手比她跳得更高興。

——戀愛解放萬歲！革命萬歲！向階級解放萬萬歲！——

黎晴補充這句，他們五年多的悲戀就這樣告結局了，昂揚着別一種生氣把戀愛結束了。

二十一

曉光攢出了妖黑的夜氣，冷露如銀水綴在庭園的寒花枯木上，籠罩他們的朝色，若替他們帶來了新生的羽翼。

黎晴整個昨夜的悲哀，煩惱，驚懼，疲勞，都隨晨曦消去了，今早特別活潑，愉快，有神。只有一個時痛時痛的淋病。

——我要回校去了。

——哦！你勞了一夜都沒有休息，不休息一下去麼？

分離的場面又要繼續演在最後了，箭逝的時計對火車的時間飛去。在分別的瞬間，他們淒淒地輝着愛的火眼，不思議地互相看着看着，好像有千曲斷腸的驪歌，奏演他們的面前；又好像他們的愛到今天才達到醒覺的極點，依依戀戀，你底心拖着底腕，愁愁迷迷，鎖着的眉鋒畫盡了癡愛。……這瞬間，這癡情難別的瞬間，這驪歌腸斷的瞬間，他們正是一對純真神聖的愛侶，擁抱於萬衆面前而無愧的愛侶！

然而自己主張的力給意志勝利了，他們斷然悲壯的撒手了。



他們這樣悲壯的撒手，是他們死後復活的影戲麼？不，當黎晴悲痛絕望達到頂點的時候，曾然想殺死易巽得個痛快的結局，她一時暈

糊在這齣殘忍的慘劇裏了。

沒有武器她痛烈的殘忍的慘劇演不成功；瞬時，她猛烈的悲痛漸稀薄下去，醒覺的心靈，又覺得殺他畢竟自己是個利己的動物，而她要求的不是利己的復仇，是愛的解放解放；瞬時，他冷淡的，頹廢的壞的形色也如殘煙消退，好的和美的神情，又漸漸抹上了他奇變的臉部。他可愛了，她痴望着他做了一個殺他的幻夢。

啊！他常說：「女子無論那一個都有着黑暗與光明兩方面的性格……」這兩方面的性格最顯明的也莫如他吧？他一時黑暗一時光明，他的確很鮮明的有着可善可惡的兩方面的性格！不但如此，他的確是很鮮明的又善又惡的種子！時善時惡的魔王！他一時可以壞透墮落，一時又是智慧的王孫，美妙的驕子！奈他何！！



飛趕去臉都通紅了，一踏上火車站火車正開動了，她喘息着打滾在悵惘中，他聰明的笑臉倒向她灑落的微笑。

——坐汽車去，我請汽車送你去。

從來都沒有看過他是這樣地溫柔慷慨，他輕盈靈美的調度跑去叫了一架長途汽車——唯一的破亂的長途汽車，搖搖搖的兩個人坐在裏面，黎晴充滿着希望的表情，看遙漠漠的冬田淒寂，閃亮亮的朝靄重疊，寒輝籠罩的冬林枯景，分外啓人淒涼悠邁的精神，分外給人一種不可消磨的銳氣……

易巽可愛的目光幾次掉過來看她，一種開始新生的悅樂在他臉上流動……

——你從來沒有和我坐過汽車旅行咧？」

易巽溫柔柔的傾向黎晴問。

——是，沒有，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樂的旅行。」
她不經思索地順口答。

——對了，我也是，我覺得今天和你坐汽車有說不出的舒服，這又
不是迷醉。

——不是迷醉，也不是甜蜜，是一種森嚴不可言喻的快樂，又自由
又輕快……又美麗。

——和我們初戀時一樣的滋味了……

這話或許是他赤裸裸的心聲吧，他們從愛到深淵的苦惱中解放出來，意志的勝利雖然斷然彼此分離了，而溫香的微波細浪，仍不斷地起伏在心海中……這微波細浪沒有肉的誘惑只有靈的純化聖化；沒有占有的執着只有解放後的羨賞追慕；只有鼓舞奮鬥的魅力沒有墜落的恐懼受難。

他們底心境又像回復初戀時的愉快了，曾然。但這是赤條條無牽掛的愉快……這是出戀的愉快呢？入戀的愉快？他們渺茫無邊的心境愉快到了頂點，如彗星底光照在他們心坎！

從飛駛的汽車中看兩邊的田原輪轉的飛過，凜烈的寒風拍拍地對面打來，靜穆的遠雲推動的煙樹如伏在漠漠的天邊的戰景，前往的宏懷的自己，抖擻着精神出勁地如向戰地出征……

好像前途無邊的攸長闊大，好像自己底力量總能完成前方的工作……美麗的相並的瀰林道上，汽車駛喲駛喲！疎落的寒森點綴着無涯的平地，狂風和冰寒刺骨的霜露的侵襲，……越刺激她悲壯的胸襟，如赴湯蹈火不辭的！

『呀，今朝！美麗的今朝！勇敢的今朝！我紅烈的心花試開的今朝，是怎樣地愉快呀！』

比起昨天的戀，苦惱的戀，不判然是兩樣嗎？！

啊啊！戀……！……能使人悅樂也能使人苦痛的戀！……我把戀解放了而有今朝今天，解放的快樂的今朝今天！」

她望前途遙茫如暗示生活的悲壯，無限的快樂鼓舞在心房，這樣私私地嘆着。

戀愛如毒箭釘在她心中使她有一段極傷心的痛史，傷心透骨的最後，纔發現一切的悲惱是產生於「愛的結合」。而悲劇就生於「所有」和「執着」。

就在所有慾發動的一念時，愛便從心上飛逝。反之，在把它解放的那時，它又飛回了心池。

她又明白地這樣覺得，所以他和他的斷愛並不悲觀了。

——你覺得把愛斷絕了心裏怎麼樣？

——我覺得愛又回來了，「結婚是戀愛的墳墓。」真不錯。」

他這顯明的一答更證明了他們是同樣的心情，但她怎麼也不願再回到愛的旋渦中去。

「啊啊！凡是愛人不要結婚吧，不要結婚吧！結婚了要被黑的雲葬去甜的爱呀！

愛人們喲！把性的問題解放！神聖的愛的生命，只等於一朵花的生命長。珍重你們底花期，去陶醉陶醉！莫執着，莫占有，人生唯有離合才有最高的意義，把分離嵌在瞬間瞬間的歡樂後吧！莫牽延，莫拖着！無力的因襲的結合，等於賣娼的麻木。人生，唯有離合時才有最高的意義!!!：：且留點矯健的精力，展開到——荒涼待闢的社會裏！

愛人們喲！不要結婚！不要結婚！若要結婚，請滌除你們黑暗

的一面，只留光明的一面給愛人看！……」

最後，她還想向世人這樣喊。

汽車駛到校門前了，他們的手已緊緊地握着，愉快的，滾熱的，笑微微的相對看，不忍離……

——我們可以做好朋友了，再會！」

——你能夠和我做好朋友，我總表現我的人格給你看。」

——哦……！

——我現在雖然給別人看爲是頹廢份子，是資產階級的綏性十足。

但我自己到底……我到頭是要走到前方的人喲！

——啊……！那好極了！

兩雙強有力的眼光炯炯着，四面的景色都像生動的替他們助歡活

躍。

呢！
手一揚各自向反對的方面走，誰料他們的分離會有這樣自然平和



華美的化粧台前，艷麗的動影正濃粧甫畢，手拿着一面大鏡子背着化粧台的大鏡，嫵娜的顧盼姿態……

床上睡着看書的他，也忘了書本的安放，眼睛跟着她的姿體移動。那艷絕的新粧，肉感的春動，使他看得神迷魂蕩……

她還借用了台上狼藉的脂粉，眉墨，香水來添補化粧的不足，既完，更戴上琳瑯的飾品，滿意的笑容台粧前儘照。

——你看我今天的打扮怎樣？——

——好看極了！——

她答他一掬嬌笑，抽了枝雪加插在嘴裏，舒服的對柔軟的沙發上

一倒，迷迷的吸着煙，注意到脚上底皮鞋有污點，她玲瓏的眼光本看到了鞋刷在床下，但她懶洋洋的幸福的十全模樣，故意裝作沒有看到，迷迷地吸煙，眼光四射地……

——喂，你！我的鞋刷呢？昨天晚上買的鞋刷？」

她嬌嬌的問了又懶懶的吸她的煙，表出物質生活十足的神妙。

——你的鞋刷嗎？」

他拉起來四處看。

——是呀，怎麼不看見了。」

迷惑的眼光迷惑的聲調對他刺去。

——看哪！不在這裏嗎？」

他敏捷慫慫的從床下找出。

——啊！那末，請你拿來給我好麼？」

這嬌媚的表情把他底魂都勾了發跳，他投了書本爬起來穿上起床的長衣把鞋刷獻去。

——你真好！請坐吧！——

她把他底頭髮一摩，讓出脚下的沙發給他。

他坐下，心悅神甯的把她儘看。

——你要刷鞋子吧？

——啊啊！就……就請你替我刷刷好吧？

她把脚架到他底膝上去，聽他忠實的在她鞋上獻慇懃，一隻又一隻，替她刷得光亮亮的，還怕工夫做得不周到，搜出自己的手巾替她抹最後一遍，直到她鞋上能照出他的臉。

——你看好了不？——

——很好了，謝謝你！——

她爬起來猛抱着他底頸儘搖，這慰安酬盡了他的勞力還有餘，他倒感激的望着她的玲瓏，美妙。

——世界上的男子到底是誰最愛你？

——當然是你呵！

她柔和的在他臉上部部親吻。

——而你最愛的男子呢，又是誰？

——蠢東西！除了你還有誰？

她把他輕輕地一打，隨又痛吻他。

——我信你，但這是屬於過去，往日往日的過去……

——什麼！……過去也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未來也是如此。

這妙口一開使他怪甜怪熱的將她擁抱，對她有難於描述的虔敬，

愛着。

——啊啊！這樣，我更愛你了！……不過，你和易巽這一次的事，你不是又和他恢復了往日的愛麼？

妬火愛火交熾着他。

——唉……！你還提起易巽麼？我前晚上甚麼都同你說清白了——我並不愛他……

不過，你自己要跑到外國去一年多，你把我一個人丟在國內，我越來越覺得寂寞……近來遇到了易巽，我和他往來了……你知道的，我和他交際自然是多少感到快樂，有趣，也或許不知不覺地還流露往日的情懷，那是無可奈何的，並不是愛他，你不信可以去問他。我和他就只有這一點。就這一點，也是因為你長久不在我身邊的緣故喲！

她輕妙的說來，還用一種動感的魄力。

——啊啊！粲妹！請你原諒我！甚麼都是我錯。」

——你錯！你有甚麼錯？……你回國了，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
她灑落的風光，並表出一種明達的才情。

——是是，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我和你同住了這幾天就可以證明。不過……你接到我要回國的信……

他一片沉毅的喜悅，說到末句變憂悒了。

——我接到你回國的信！……我自從接到你回國的信就心安了，我只時時刻刻盼望你回來……看哪，你告訴我你要回國的信我時時刻刻總帶在身上的……

一把熱烈的笑容，她從懷中搜出模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號寫的信拍在模竺膝上。

霎時，模竺跳活着男性美的光輝，一個男性的強力的擁抱緊把她

者，絕離他，孤獨的心緒又彷彿自己是空氣中飄忽的羽毛，沒有了沾着也沒有了力，還能站在前方幹甚麼事呢！他，就是她的力！況且他那溫和可愛處，正是蘇甦她的乾燥生活的甘泉，她伏在他柔和的胸中的休息，那又是怎樣地安適鮮明啊！

總之，她又追憶快樂的春夢了，她又愛戀他愛戀他無可奈何地在愛戀他……滾熱的情濤擊擊打打的，愛的甜酸的意味，彷彿說明「春之靈」永遠要跟着他的。雖然他有時是可危可懼可恐怖的人，有時也是令她戰慄的人，可是他印在她心中的光明一面，卻很容易惹動她壓服的情炎，愛火……生波起浪。

她迷迷離離的在愛他悶愛他，解放的警聲又厲厲的嘲笑她，「解放」和「愛火」成了敵的戰壘，互相剋，互相鬥……

純潔的朋友恐怕做不成功，她不敢去見他了，太不見面又痛感絕

離的難過，只好鼓舞着「解放」的精神，讓它去打倒愛火……

一見面她有說不出的愉樂，連病都拔除了幾分，但有時也有不能言說的煩悶，滿眼淚光愁滴滴的，陷於和他有不能斷絕往來的了，好像除開恢復愛情再沒有更好的出路。

她有這末沉迷的一時，或許也是愛的殘影最後的活跳吧？或許也是意志的勝利會制服了的愛情又醒來了吧？這時，她對於她的愛實在難處決！畢竟意志的火焰無疑地能平服她的情熱呢？還是重新又抱合呢？看一天的黃昏，他給她的信是如何溫柔可愛，是如何引動她的心魂呵！她能不能被感動去麼？



「晴：

自從我決絕舒琴，你決絕我以後，我嘗感到一種深無底止的

寂寞，同時感到廣無邊涯的空洞；然而我不悲觀，因為我曉得這寂寞會使我精神上熱鬧一點，這空洞會使我的心窩充實一些。我將努力於工作呵！

你未嘗飽試過濃厚的戀愛，結婚的極樂，我也是一樣，所以我們現在還要這樣對於愛熱烈，執着，不解脫，重視；結果要比別人吃苦，受虧，痛心，憂悶。若我們能夠把愛情看淡起來，把一切的心情轉向他方，我們便都得救了。晴，你能夠把熱烈的情和血壓下去，把愛情看淡或至於看破麼？但我覺得你無論如何是捨不得我的，雖我這樣破毀不中用而且壞顏惡極要使你苦。晴，你丟我好麼？你恨我好麼？你永遠地如憎惡冷風憎惡我好麼？

以我現在的身體，我實在不敢再愛你了，因為我老記得你一

句話：「巽，我不能受你的苦了！」

以我現在的心，我實在不想再愛任何女子，除開你以外哦！晴，你信我上面兩句話麼？你信我好吧！

心由物成，但心實有時能支配物。晴，你曉得我愛你什麼？我愛你的愛哦！你的愛比天上的北極星還寶貴而且光亮。我是隻迷羊小狗，常要失途亂闖，但你閃閃的光，炯炯的眼，會把我從迷霧中引導出來的。不待說我現在不敢求你的愛，也立志一兩年不講愛，但我在眼淚流過後或心如空山靈而且靜的時候，總覺得我愛你是很深很深而奧而微不可名狀的。晴，我有這樣的愛你，你終於不會相信罷？因為我有這樣的壞，這樣的浮搖，輕薄，常要使你危，懼，不安，苦痛……你恨我好麼？畢竟能夠恨我拋棄我最好，殺我更好!!!

唉，晴！你還愛我甚麼？真的你愛我什麼呢？我不曉得，恐怕你自己也說不出吧。我物無，心惡，心善亦虧，物有亦毒。你到底愛我什麼呢？

我的性質很有墮落下去的可能，我的天資又極平凡，我所靠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常常想做好。但這點念頭誰沒有？我這個念頭能夠誇示他人的麼？由是，你說老易破產了，我相信，你說不能再愛老易了，我也相信。這是不可避免的結論，除開有甚麼神祕和古董的思想來粉飾。

所以你這回對我的絕情，似乎非常堅決，你這次對我的通電下野，實給我以當頭一棒，令我失望十分。但，我想也好，因為你說：「我們可以互相把愛拿到別的方面去發展，」我們就這樣清心做點事情下去吧！互相做個世上再好也沒有的朋友，

向革命的前方跑吧！不待說，這不盡是我從心的願望。

晴，我實在慚愧得很！我不但不能使你得到安全的生活，而且要屢屢拖累着你。你碰着我愛我，實在是你一生頂喫虧的事也未可知，但我不曉得這到底是不是我的罪？如果是我的罪，我不曉得應該要怎樣來贖罪才好？

如你我的身體健康了以後，你還願意和我過幾年稍近人情的快樂的日子，我是何時都樂意的。

固然你對我的絕情是非常堅決，你想把熱烈的心血拿到社會上去做一點事的心，也是如磐石的安定。而我這回的想清心做一點事，不再去愛任何鳥女子，也一樣地如有泰山安定的決心。所以你不要常常擔憂，疑心我不久又會再變的。的確我的心是很容易動，性是很流，但這回要請你看我動的心和流的性

會靜如冬夜的皓月懸空了！晴，你信我吧，安心好了！

願光輝的太陽永照臨在你的頭上和心中！

一九二九、十二、二七夜。 巽。

在平日黎明若是看到他有這樣懺悔的通情的溫柔美麗的句句深刻動人刺人肌骨的信，她一定會瘋狂活躍的跳起來或昂奮喜悅的流無數酸刺酸刺的眼淚，然後戀瘋子般趕去抱着他，親，吻，微微細細的在他耳邊喊：巽！巽！巽！……喊出她不能表示的愛的最微妙的心，而熱狂達到頂點的演一齣迷醉甜蜜的劇。

但今天她完全像一個醒覺了的道僧，他對她這樣體貼微細溫和撫慰並深刻的愛戀，雖然很使她感動，那她不過是感動而已，不會怎樣動淒切的悲感，起狂熱的哀泣，也不會歡喜得眼眉縮成一堆，把前後的人生幸福打量一番。她只像個入道的大僧，拿着幾頁的長信，坐在

煙突高聳的火爐前，看看自己底心和火和煙突，看她紅烈的愛情的消逝，正如大僧看釘在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昇天一樣；又如 *Donna Estrella* 演劍客般的激昂，直挺着豪勇的胸幹，豪快豪快的高舉着劍爲勝利慶祝。替她從愛網裏攢了出來慶祝。

這時，展覽她心靈的眼底的，是遍地呼鑰的人浪人潮，痛苦的呼聲交響着風聲的震撼，若地動天翻的混亂，她也不能不滾進那慌吼噓叫的隊裏，去拚命地和他們掙扎到最後！



一切都解脫了——情焰的狂熾，心靈的沉醉——都昇天降地了，遺下纏她的一大件，是日夜痛苦的淋病了。

海濱獅吼的寒風中，冰雪堅結的地面上，行人絕跡鳥倦飛的慘澹

天色裏，她還辛苦着跋涉長途，每天每天到上海去醫病。菲薄的舊衣是不能夠禦寒的，饑餓的肚子每天只喫一餐飯，憔悴的顏色痛苦的××，跛着拖着日日在寒風雪地的途上長征。有時爲他事弄晚了趕不上火車，乘最後一班車回校，下車時已經是人睡夜深了，白雪敷成的黑夜整一個地面是一塊死寂的冰雪，漠漠的鄉村田道沒有一個行人一輛車，只有她，只有她冒着風鼓着膽逐紛飛的雪花踏去踏去……

冷的眼鏡被飛的雪花掩住，田道溝渠滿是厚雪平敷，昏黑的夜裏認不出那裏是田是路而那裏是墳堆與溝渠，她只是踉踉跄跄的左一交右一交地跌去……校門明滅的電燈終把她引歸校了，到校已經是夜十點鐘了，超渡了奇寒恐怖，然而她並不以那些奇寒恐怖是怎樣苦，她是爲受苦痛而來這世上的！愈是苦痛迫害得厲害，她內部越燃燒着血和靈的光。

和灰色的世界同味的人們，是不會相信她的吧？然而她並不自誇，只憂她的光太微弱，不能表現強的生活力。

一九三〇・二・一五・

吳淞炮台灣脫稿・

一九三〇年三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五月初版

愛網

每册實價七角

著者 楚 洪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

開封新華北街
南京花牌樓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北路
重慶天主堂街

創 作 小 說

西 山 之 雲
殘 夜
春 痕
劫 灰
支 那 女 兒
奔 波
失 望
淚 吻
白 薔 薇
百 合 集
瓊 昭

李健吾著 實價四角
倪貼德著 實價五角
沅君著 實價三角半
沅君著 實價三角半
劉大杰著 實價五角半
徐蔚南著 實價三角半
林守莊著 實價四角半
許躡青著 實價四角半
林徽音著 實價四角
倪貼德著 實價四角半
黎錦明著 實價四角半

喜 筵 之 後
舊 時 代 之 死
昨 日 之 花
孱 兒 集
衝 出 雲 圍 的 月 亮
C F 的 遺 書
他 鄉 人 語
跋 涉 的 人 們
再 會 吧 黑 貓
炸 彈 與 征 鳥
某 少 女

沉櫻女士著 實價四角半
趙柔石著 實價一元二角
劉大杰著 實價七角
朱企霞著 實價一元二角
蔣光慈著 實價八角
孫鏡秋著 實價三角半
葉鼎洛著 實價七角半
李守章著 實價七角半
羅西著 實價四角半
白薇著 實價一元
沉櫻著 實價三角